



孟子集註小義匯叅卷之三

文會堂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天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

夷吾相桓公霸諸侯

功同合霸顯言在前數節且勿

許猶

期也言自期

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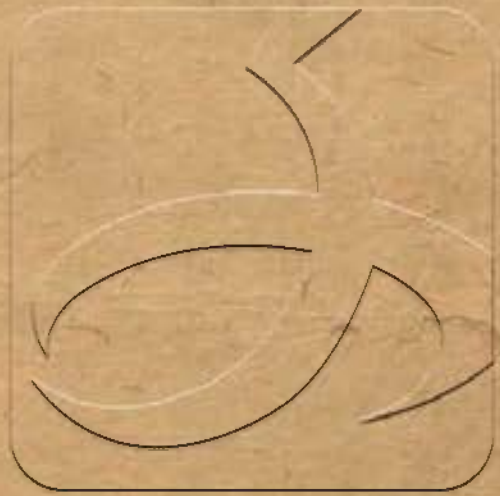
西山真氏

慕桓文丑復慕管晏蓋稱者功利之說深人人人心已久故

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孫微弦曰齊宣曰可

得聞公孫丑曰可復許肯

震望而不敢必之之辭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慶源輔氏曰世

衰道微聖學不明人不知有學問則亦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業雖有英才美質不貴獨手時俗之見聞而已此齊人

之所以但知其國有二子也蒙引聖賢之事謂正心修德而致主於王道也即大學一部孟子所謂以齊王者

條辨齊人豈不當不固於齊俗然惟知管仲晏子自是他常事孟子却用一箇誠字罵到便見公孫丑不能跳出這

箇圈縉有鄙夷他意亦有憐憫他意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

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艷然不悅曰爾何曾比

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

烈如彼其甲也爾何曾比予於是蹵子六反艷音排又音勃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蹵不安貌

先子曾子也蒙引子路勇於義而不可以勢利拘又負大

舜氣象結纓之節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

之心所立如此曾子服之非謙辭也。條辨長只是敬畏

非必畏之艷怒色也。條辨或先以子路相擬因其不敢當

為不敢及艷怒色也。而後以管仲為問是明知管仲不及

子路矣玩然則二字語意分明是轉落語非並提語也蹵然艷然乃極力形容其低昂二子處曾之言則

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甲也蒙引功烈其實是在此處尚只可虛含。條辨兩孰賢只是就人品上說若

在此處尚只可虛含。條辨兩孰賢只是就人品上說若敦復堂



就功業上較量則子路獨無功業可見也與管仲執賢亦是較論人品曾西却就他功業之卑以見他人品之劣。援得君專行政久兩層正以極形他功烈之卑卑不足道。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管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過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據源輔氏曰楊氏斷置得極分明子路之入之道其於管仲之事蓋有所不屑為者。按集注楊氏一條精義中所載初說也楊氏又曰或問簡於王室為近懿公為狄所滅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當時夷狄橫而中國徵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為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於中原當是時只為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誠難及也。曰若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目王道觀之則不足以為大也。今人只為見管仲有此功故莫敢輕議不知孔孟有為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下。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雖有夷狄安得遠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政事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安得而不微。方是時縱能救之於已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左衽蓋猶賢乎別衰之別。國耳何足道哉。如孟子所以敢輕鄙之者蓋以其王道不行故也。又曰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苞茅不貢其名則是若其意豈為莛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耳。尊齊而不尊周管仲亦莫之詰也。若實尊周則封之事仲豈宜為之。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為之也。今蘇州朱冰施貧度僧置安樂院給病者醫藥人賴以活甚眾其置物產則厚其直及其收息則視眾人所取而輕之。此皆是好事只為其意止在於規利而竊譽於人故人終不以好人許之。仲



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而孟子直截不比數之其意亦猶此也又言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為見他不破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奚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言管仲只為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又曰自古相詐之徒皆知義呈以勝利然不為利疚而遷者幾希如管仲亦知義故所為多假義而行自王者之迹熄而天下以詐力相高故常溺於利而不知反由孔子而後為天下國家不以利言者惟孟子一人守得定或問論之曰楊氏初說甚善至斥管仲為徒能救之於已亂則不足以服其口矣蓋周之衰離固非一日之積而小雅盡廢又豈桓公管仲之罪哉適當其時起而救之蓋亦仁人君子之所必為也責其非有至公血誠之心以復於文武規模之盛則管仲無所逃其責而其辭意又若有所遺者豈記者失之與其以專封一事為不尊周之驗亦未足以見其心術之隱微至論五霸假之管仲知義之說則皆得之矣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夫管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或問小註問聖人是分明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硬以為卑如何曰孟子不肯做他底是見他做得那規模來低○新安陳氏曰非並論管晏孟子只及管仲而不及晏蓋晏之事功又在管子下不必言也晏事景公政在陳氏晏未嘗當齊政也晏才不及管而其人稍正於管其人無可議其事無可言此孟子所以置晏不言而專及管與○蒙引願望也此與可復許乎相應一從孟子說故許為自許一從丑說故願為相願○翼註不可說曾西不為况我又賢於曾西者只說我與曾西同一淵源意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

聲

顯顯名也

集解顯是顯名諸侯景公在位五十八年諸侯莫敢侵侮之者任晏子故也以君顯如陳首耕

省歛而興發論踊貴履賤而寬刑夾谷之會歸魯侵疆庶幾知強仁義者宜其視他諸侯為獨顯也○說統前可復

益之集王不後至卷之三公孫止且教復堂



許乎是疑其不能此猶不足為是訝其不屑也。按丑前言管仲晏子之功尚是懸空大槩說到此乃實之以其君霸而其君顯其兩言以者見當年之霸顯非其君自能霸顯而管晏實以之也。此直看對是莫大之功極難之事故因功烈如彼其卑之說而特與後陳之謂如管仲晏子豈猶不足為一似孟子竟不知管晏有此大功者却不道這上面正大

有事在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王去聲

反手言易也

倚疑以齊王猶反手言霸顯之不足為也王字破上霸顯字以字正承上二以字求。語

類問以齊王循反手不知置周王於何地曰此難言可會意如湯武之事是也春秋定哀間周室猶得至孟子時天命人心已離矣。文集夫子之于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節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不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夷狄橫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

功亦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耶曾西之恥而不為蓋亦有說矣李氏又有救闕之說謂仲之功如救祖父之闕然愚以為桓公管仲救父祖之闕而私其財以為子舍之藏者也故周雖小擲而齊亦強矣夫豈誠心惻世而救之哉孟子不與管仲或以見耳隱之以為小其不能相和公以王天下恐不然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未可為也孟子言以齊王循反手自謂當年時勢且言已志非為管仲發也。按孟子言王而必曰以齊王即是兼德與時勢而言德在孟子此是王之本領霸顯自不足為本意只對管晏而言而時勢在齊必有孟子之德以乘之所以以齊王由反手下矣因丑之說以文王對照後乃暢其說。翼註上是斥霸功以崇王道下是明易王之時勢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

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

公孫止



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蒙引言以管晏為不足為弟子既已惑矣今又言以齊王循反亦則惑轉甚也文王九十

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言未治於

天下也蒙引德蓋指治岐之政下文德行速亦指仁政也且與未洽及太行字意相符非只就文王一身上說

百年非專指在位只言其壽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

之長以見其在位之久也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東陽許氏曰此言周公制禮作樂之後雖殷之頑民

莫不率化趨善之時也策解丑惑不在王在商反手且以云者鄭重其辭特舉出箇德盛底文王做樣子造且以

二字一氣貫至大行中間猶字然後字緊相呼應正與反

手對照極言其難起下一箇易字通節以文王作主武王

周公繼之繼文王也然後大行文德之未洽者至此始洽也蓋言文王致王之難如此今言王若易然所謂猶反手也文王不足法非是疑文王是疑孟子之過於自許也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

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剗之

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

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

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

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兩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山通

當猶敵也緊對文王不足法句而言文王之德何可當顧其所以致王之難者則時勢為之耳蒙引由

湯至於武丁至故久而後失之也言其時之難尺地莫非其存至是以難也是言其勢之難愚按時勢雖似微分然



亦層遞相承說下當以時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

為主統觀後數節自見。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

殷紀太甲處仁遷義既復辟保惠庶民稱為太宗太甲五

世至太戊修德而祥桑死商道復興稱中宗太戊三世至

祖乙恪謹天命以河決之害去亳遷耿祖乙六世至盤庚

紹復大業又以河決之害遷於般有盤庚三篇行湯之政

商道復興盤庚三世至武丁得良弼戒雉雉伐鬼方商道

中興號高宗。蒙引賢聖之君六七作則其教化之陶淑

民。心者厚惠澤之固結民心者深故繼之曰天下歸殷久

矣久則難變也。集解武丁一段獨詳者蓋武丁是六七

作未成一人正商家興二分界處故特鋪張中興之盛上

承難變下引起紂之去武丁未久意不重武丁也自盤庚

後小辛小乙繼立商業中衰諸侯頑梗故曰武丁朝諸侯

朝諸侯便是有天下只是振起之非既失而復得之謂也

○史氏曰孟子謂商家代有賢聖之君已自難變又加之

武丁中興故其德澤愈未易衰凡紂去武丁未遠兼以諸

賢夾輔故雖暴虐亦未遽至于亡。上言天下歸殷久矣下

言紂去武丁未久是言其盛久而哀未久。士曰久則難變

下曰久而後失之亦是言其盛久故未易衰衰未久故久

而後失總以見文王興起之難反復發明文王何可當也

故家舊臣之家也。說統故家以勳舊言遺俗以沿習言

政以紀綱法度言澤之在上者曰故曰遺曰流曰善皆本

賢聖之君六七作來。集解存者僅辭猶有幸辭繫承未

久也語脈貫下。微子數句又言有賢人之輔相如微子微

仲比干箕子是貴戚之卿膠鬲是異姓之卿歷歷指數總

極言商之不易失也。甫湯至難變見人心戴商之舊武丁

至猶有存者見商家貽澤之遠又有至相之見眾賢維持

之力故久而後失之總承上一層畧作一束見文王所遇

之時之難尺地二句又以商家全盛跌起。文王兩其字即

指紂而言言其據全盛之勢無異曩時然而文王由方百

里起則其勢之難又何如也是以字與然而一轉緊相呼

應只縮定由方百里起不兼承上文上文自有故久而後

失之一句在矣。上段言時就商歷數其盛下段言勢則

教復堂



專揭文之由方百里蓋時是天下大局面大機會勢只言自己力量耳然時勢亦至下節方點出字面在本節只宜會意不可顯分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

則易然也鎡音

鎡基田器也趙註未起之時謂耕種之時出時勢二字以束上

起下今時時室與末節此時時字相呼應有作以時包勢

言者於義亦通然不如渾言為得或問小註此節是上

下過脉與齊王猶反手對看說統此以下正發明齊王

反手之意雖分德時勢三項然德却聽起說夏后二節似

分承然地闢民聚有可王之資又適逢樵悴之甚易食易

飲意自相貫要歸重時上夫德者王天下之本也作事

之以智慧力田之以鎡基豈非本哉而齊人乃有待時乘

勢之說何也蓋為存智慧有鎡基者言也若無智慧無鎡

基雖有時勢何益故後

而又提出德之流行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

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

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闕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蒙引言其勢之易易是甚事謂齊王易

云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以此民心之易得二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纂箋王

之內為九州州方千里而王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

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雙峯饒氏曰勢是指事力而言有地則有財有民則有兵

地廣則財富民聚則兵強既富且強所以舉事易文王百敦復堂



里地狹民少所以難按千里正與百里相對照雞犬相聞則又舉其富庶之象而勢之盛益見矣。○說統此節只重勢上行仁政輕帶過恩按仁政是王天下之本豈容輕帶但在行仁政處只是謂乘此勢以行之自莫之能禦耳若趨重行仁政理非不是未免占下德之流行一節地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蒙引勢易以齊力量而言時易以天下機會而言有其時而無其勢固不足以致王太王致王勝文公是也有其勢而無其時亦不可以致王太王

王季雖周日強大然商命未絕至文王亦只三分有二是也。○說統且字緊連上節來蓋有這般勢又遇這般時所以不待深仁厚澤而即可以致王。○條透玩本文且字一轉自歸重在時上。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

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上節正對文王之難應齊王之易此節又對殷

之盛見齊王之易說統飢者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二句正形

容樵粹底光景賈生所謂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條辨易為食易為飲自是戰國時候如此未有疏於此時未有甚於此時是古來第一箇機會兩點時字兩點易字正與今時則易然惟此時為然相照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尤郵音

置郵也郵駟也本古註駟音日陽慎且置緩郵速驛遲駟疾也置有安置意猶今制云日行一程郵

有過而不留意猶今制云倍道兼行言速馳也後世不達駟字義以駟為驛之省文永樂制春秋大全盡改左傳駟字為驛驛與駟溷而不分故解者皆繆元許謙云馬遞曰置步遞曰郵皆臆說初無所祖不思古註郵訓為駟若是

步遞何所以傳命也謂傳送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或問



孟子前既言時勢之易此又引孔子之言見德行亦本自速也。○雙峯饒氏曰德之流行即是應前面文王之德德字蓋德是本全靠時勢不得有智慧而後可以乘勢有錄基而後可以待時若無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翼註德之流行指德澤及民者言老老幼幼天下可運於掌也。按此即前後文所言仁政是也。○集解上兩節極言時勢之易難連德行連意亦隱攝在內然只帶在時勢上說孟子恐人看德反輕故引孔子言德之本速只重德上在孔子口中固不兼時勢立論即孟子引來亦只就德行本速泛講蒙引謂引孔子之言以申上兩節意非也。○愚按上文正講時勢此畧作揚筆提清德為致王之本下乃併合時勢言之語脉節次自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

勢易而德行速也

當今之時時易也萬乘之國勢易也行仁政德也上節言德行本速况又加以

時勢之易其有不愈速者乎。○輯語事半功倍只是一箇易字正對針是以難也難字古人正指文王是通章總結王齊之易與辨文王之難兩件事理合一處。○說統惟此時為然有千載一時意豈屑區區管晏哉。○問孟子既卑管仲使孟子當管仲時則如之何雙峯饒氏曰亦只是合諸侯以尊周室但孟子則真能使王室奠安而諸侯各循王度管仲不過假尊周之名以蓋其搜諸侯之實其所為賈文武之罪人也。王霸之分只在誠偽孔子作春秋亦不過欲諸侯尊王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

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



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

其心乎語類問公不丑說不動心是以富貴而動其心先

生曰丑雖不知孟子必不謂以富貴動其心但謂

霸王事大恐孟子了這事不得便謂孟子動心不知霸王

當甚閑事○象引公孫丑以管晏期孟子既為孟子所斥

至此又渾舉霸王為言足見當時功利入人之深按此處

孟子只要發明不動心之道故不暇與辯○饒峯饒氏曰

集註恐懼疑或四字雖是說心之所以動然恐懼字是為

下文養氣張本疑或字是為下文知言張本要之不疑惑

然後能不恐懼故集註論心之動則以恐懼居先論心之

所以不動則又以無所疑惑居先○東陽許氏曰疑懼即

是動心處按此說最直截饒氏說四十疆仕君子道明德

疑懼是心之所以動尚多一層折

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或問孟子之不

心知性無所疑或動皆合義無所畏怯雖當盛位行大道

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

行者蓋如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饒氏曰道明屬

知言德立屬養氣○陵陽李氏曰明則不疑立則不懼然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音賁

奔

五仁集註本義卷之三 公孫上 二 敦復堂



孟賁勇士賁齊人能生拔牛角秦武王好力士賁往歸之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

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蒙引朱子下一借字好蓋孟賁以力

孟子以心丑非全不曉而以孟子之不動心為孟賁類也故曰借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

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說統是不難謂不問所以不動而但

曰不動則不動亦不難即告子亦先我不動心其問所以不動心之故意在言表是字只泛就不動心言不必實

指自已孟子正要發明不動心有道故先開一步說道簡也不難所以發丑之問也徐思曠曰孟子答丑我四十

不動心似是言其早不知必到四十前此正有正決在丑但見得下一截耳因他看得下截是氣稟上用事故因孟

賁引出一告子下箇先我字生出後文許多分別語類告子之不動心是粗法或強制不動不可知或臨大事不

能不動不可知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又曰告子不動心是硬把定慶源輔氏曰告子外義未為知道然

未四十時已能不動心其不動心又先於孟子以此觀之則不動心未足為難可知也新安陳氏曰告子強制其

心而能不動孟子有定見有定力而自然心不動此處孟子亦姑借告子以淺說耳精言此處引告子止明不動

心之非難未說到強制其心須留公孫丑問地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新安陳氏曰有主二字包得

但有精粗之分黜主於必勝舍主於無懼曾子主於理直皆自此主字生出述朱有主二字是程子合孟子黜

舍而總斷之不可以有主作有主解條辨丑承告子先

我不動心而問有道則問自是大槩說非專問孟子不動心之有道也故孟子槩以有字答之而下言黜有黜之道

舍有舍之道曾子亦有曾子之道也黜舍之道影照告子曾子之道影照孟子後於丑問夫子之道影照告子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

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

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伊糾反撓奴故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

睛逃避也季九我曰不撓不逃是孟子画出北宮黝底係言其膚撓然斷不被刺而撓其目疑然斷不被

刺而逃此方是箇必勝若如常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

解則既被刺矣尚何必勝之有

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

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集解一毫二句是極不肯受挫處一思字正起下兩不字惟其

若撻如何肯受不受者言其必報玩一亦字須側重萬乘

之君一毫至小撻市至大視至小若至大也褐寬博至卑

萬乘至尊視至尊若至卑也視刺萬乘之君二句是又轉

一步說見他固不受人之辱及至加威於人則又易如視

之無有無嚴諸侯因上思字視字說不實故又總以此句

實之然曰曰刺猶謂實受其傷辱也惡聲則所加者微

矣至亦必反無論褐夫無論萬乘均之必反充其必勝之

類也翼註北宮節一步進一步看○條辨提起北宮黝

之養勇也一句則下面皆言其養勇之道是如此曰思曰

視是他心之所主在此故能養成其勇便如此○按公孫丑有動心之問其意本謂必有勇力擔當得起方敢不動其心故問孟子之言便以孟貴方孟子亦即以孟貴一輩人為言提明養勇字引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入大勇是一路相生次第

五十一

公孫上

三

敦復堂



知黜舍不重只借黜舍引到曾子上去○語類孟施舍北宮黜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告子惟恐動着他心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

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

同

孟姓施發語聲語類此是古注說後舍名也會合戰也舍

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

無勇而畏三軍矣語類視不勝猶勝也此是孟施舍自言其勇如此量敵慮勝乃孟施舍愛他人

之言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說統視不勝只是逆料底說話此時猶未戰亦尚未曾不勝量敵慮勝正與視不

勝猶勝相反末一句又是自解其視不勝猶勝意蓋心主無懼便儘力向前雖不勝亦無悔也○進是往與之戰會

則已進慶源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輔氏

曰註云舍蓋力戰之士亦以其言而知之也惟其心以無懼為主故不問其徒之衆寡我之勝否遇敵則戰也新

安陳氏曰黜舍本以心有主而能不動一則主於必勝一則主於無懼蓋是粗猛之不動心孟子此處且敷演粗誕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

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

黜務敵人舍專守已慶源輔氏曰黜務敵人謂專以必勝於人為主也舍專守已謂專以我無

所懼為主也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語類問子夏篤信

簡雖無事實但看他言語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看他此處便見得他有箇緊把



定底意思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

有所似或問二人勇力之士耳孟子特以其氣象之相似

似子夏而明之非以其道為同乎二子也說統似曾子

黜舍與曾子子夏大不相同孟子却道他相似要緊處何

為着此間文正為不論精微但論外面假氣象則舍亦可

似曾子黜亦可似子夏然則不論精微但論假氣象則告

子亦何不可似孟子於此四人不相粘合處賢猶勝也約

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黜

為得其要也雙峯饒氏曰孟施舍取必於己其氣象似曾

子夏之篤信聖人此是論二子之勇有所似非論其是非

等級也然將二子所守來比量則孟施舍守其在我者為

得其所守之要耳說統務敵人則在人無弱不可預必

專守已則只一無懼雖敗亦勝故所守為得其要集解

守約不是守這約言所守者得其約約非一物如何可守

守字正要活看但此守約只為下節守約作引子蓋由緣

人不如守已漸引到守氣不如循理上此節不是語脈止

處連下文看方得以三節一路說來總借二子之養勇起

曾子之大勇也輯語因公孫丑借孟賁故孟子亦借黜

聲喘之

喘反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

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慍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

此言曾子之勇也

語類引曾子謂子襄之言以明不動心之由在於自反而縮下文詳之新安



陳氏曰此曾子之大勇以義理之直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子之論至此始精細下文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之  
說蓋自此自反而縮發之也

子即後文孟子願學之孔子此節已為後文伏根○輯語  
昔者曾子謂子襄節是不動心源流公案後半章推尊孔  
子作格乃一辨縮直也即後文直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  
香從上法乳也養直字

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與衡字作對下文直養之論  
蓋本於此乃一章大端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雙峯饒  
指所繫不可失也

不縮指理言不憚吾往指氣言理者氣之主理直則氣壯  
理屈則氣餒吾之理不直雖一夫之賤亦為之屈吾之理  
直雖千萬人之衆在所必伸孟子因丑有過孟賁之語所  
以先說熱舍然後說歸會子來○魯齋王氏曰此與孔子  
言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意相表裏○吳因之曰自反而  
不縮四句須體貼反身循理意乃得曾子只是形容以里

用氣機檢故立箇縮與不縮頭項見理所不在便恁地收  
斂退捫理之所在便恁地奮發激昂氣隨理用未嘗有理  
外之氣本意如此四句須合說乃見大勇○孫貽仲曰大  
勇全以理為主入當去不縮以求縮非合縮不縮兩端并  
說為勇也自反不縮即行有不憚於心孟子言集義兢兢  
以不憚為戒總欲去不縮以求縮其意蓋本於此○愚按  
工夫全在自反兩而字正是細心體勘處後文直養無害  
集義所生配義與道盡包攝裏許其必兼不縮言者正以  
稍有不直即集義之功未至而行有不憚於心也原不是  
聽他不縮此其所以理直而氣壯此其所以為大勇所謂  
四句須合說者其義如是若認上  
一截為老氏之守雖便去之千里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按上文明說  
到此却目之以守氣須將守字微逗云舍之所守非真能

約也氣而已矣此句點次既清則下句之義自出○輯語  
教復堂



兩箇守約迥不相同。只換一箇氣字。而曾子之約。又不如

自見。○紹聞編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當畧點。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精義明道曰。北宮黜

孟施舍之勇。知守氣而不知守約也。曾子之所謂勇。乃守

約守約。乃義也。與孟子之勇同。伊川曰。勇一也。而局不同。

有勇於氣者。有勇於義者。君子勇於義。小人勇於氣。○或

問孟子既以孟施舍為守約矣。又曰舍之守氣。不如曾子

之守約。何也。曰守約云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耳。非以約

為一物。而可守也。蓋黜舍皆守氣。以養勇。然以黜比舍。則

舍之守。為得其要。至以舍而比於曾子。則曾子之守。尤為

得其要也。今謂約為一物。而可守。而遂以守氣。不如守約

為言。則是約者。孟子既以與孟施舍矣。而又可奪而歸之

曾子耶。○需類曾子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耳。○

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實物。約

是半虛半實字。對不得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黜之

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

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

○說約黜不如舍。是人與己之辨。舍又不如曾子。是理與

氣之辨。○紹聞編孟子歷言北宮黜孟施舍之養勇。都不

露箇氣字。而氣字在其中。直到說曾子。然後曰孟施舍

課本會

又不如

北宮黜

所謂勇

乃守

約也

勇於

義者

君子

勇於

氣

小人

勇於

義

舍之

守氣

不如

曾子

之守

約

兩箇守約迥不相同。只換一箇氣字。而曾子之約。又不如

自見。○紹聞編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當畧點。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精義明道曰。北宮黜

孟施舍之勇。知守氣而不知守約也。曾子之所謂勇。乃守

約守約。乃義也。與孟子之勇同。伊川曰。勇一也。而局不同。

有勇於氣者。有勇於義者。君子勇於義。小人勇於氣。○或

問孟子既以孟施舍為守約矣。又曰舍之守氣。不如曾子

之守約。何也。曰守約云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耳。非以約

為一物。而可守也。蓋黜舍皆守氣。以養勇。然以黜比舍。則

舍之守。為得其要。至以舍而比於曾子。則曾子之守。尤為

得其要也。今謂約為一物。而可守。而遂以守氣。不如守約

為言。則是約者。孟子既以與孟施舍矣。而又可奪而歸之

曾子耶。○需類曾子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耳。○

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實物。約

是半虛半實字。對不得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黜之

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

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

○說約黜不如舍。是人與己之辨。舍又不如曾子。是理與

氣之辨。○紹聞編孟子歷言北宮黜孟施舍之養勇。都不

露箇氣字。而氣字在其中。直到說曾子。然後曰孟施舍



詳之。語類孟子說曾子謂子襄一段已自盡了。只為公孫丑問得無了期故有後面許多說話。又曰此下為被他轉換問所以答得亦周匝然止就前段看語脉氣象雖無後截亦自可見前一截已自具得後面許多意思足。

東陽許氏曰章首王守約為第一節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

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

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

之也。蒙引丑問是兩平孟子只述告子之不動心者而論斷之亦統見得已之所以不動心也告子謂

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

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

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速謂年未四十而先不動心也。語類告子四語即告子

不動心之法告子只就心上理會堅持其心言與氣皆不

理會不得謂失也有失于其言則曰無害於心但心不動

言雖失不必問也惟失之於心則就心上整理不復更求

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正孟子告子不動心之差

別處當看上文云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

孟子却如此答便見得告子只是硬做去更不問言之是

非便錯說了也不省如與孟子論性說性猶杞柳也既而

轉性猶湍水也他只不問是非信口說出定要硬把得心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心與氣不相貫此告子說也告子  
 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事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  
 孟子之意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  
 問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自已之言耶是他人之  
 言耶若要得後面知言處相貫則是他人之言曰這一段  
 前後都相貫即是一樣言語告子於此不達則不復反求  
 其理於心按此與集註義合○不得於言只是不曉這說  
 語言只似道理字○或問告子之所不得者已之言也孟  
 子之所知者他人之言蓋告子不自知其言之所以失而  
 孟子乃兼貫物我舉天下之言所以失者而知之是以其  
 心正理明而無疑於天下之故按此則前後言各有當○  
 文集問擇之謂不得於言謂在已失之於言也而孟子與  
 公孫丑問答論知言大槩謂知人之言不知擇之之說還  
 可從否曰孟子文義正謂在已者失之於言耳然言為心  
 聲則在已在人皆如此也按此又融合前後說觀後知言  
 節注彼告子者不得於言云云亦前後併合則此處主自  
 已之言亦得條辨云告子不自知其言之失是於源頭處  
 先不清更何能知天下之言孟子既兼貫夫物我於天下

之言所以失者而知之又安有不自知其言之失  
 之理此言字雖有不同而未嘗不可彼此互勘也孟子既

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

而緩其未猶之可也慶源輔氏曰氣固有時而能動其心然心之不正則未必皆氣使之心是

本氣是未所以為急於本而緩其未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

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文集心之不正未必皆氣使之

故勿求於氣未為盡失至言之不當未有不出於心者而

日勿求於心則有所不可矣兩道先生曰人必有仁義之

心然後有仁義之氣既達於外所以不得於心勿求於

氣可也又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  
 皆此意也然以下文觀之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  
 之說未為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  
 取其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言則雖發乎口而實出於心內  
 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蔽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每



求諸心則其察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為不  
 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  
 而不知其出於中亦義解之意也其害理深矣故孟子  
 然以為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  
 亦豈能終不動者哉○告子之意以為言語之失當直求  
 之於言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  
 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  
 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不動心  
 也觀其論性激章理屈辭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  
 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  
 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弗求諸心之驗也○或問告子  
 所謂勿求者二亦文同而意異蓋一以為無益有損而不  
 可求一以為為理所必無而不必求讀者審之則得其文意  
 而知其所以失矣○語類告子謂言有所不知者則不可  
 求之於心心有不得其正者則不可求之於氣孟子謂言  
 有所不能知正以心有所不明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可其不得於心者固當求之心然氣不得所養亦反能助  
 其心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可而未盡也

知理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

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蓋

知言本也養氣助也三者恰知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

識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

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子則前後無以助

只恁孤立硬做夫所以與孟子不動心異也不得於言以

下但作如此看則此一章血脈貫通而於知言養氣誠淫

邪遁之辭方為有下落也至於集義工夫乃在知言之後

不能知言則亦不能集義○此章文義節節相承須逐節

次第理會此一節只言告子所以先我不動心者皆是以

義為外故就告子所言以辯其是非耳○李衷一日告子  
 初間用工夫猶見存不得便猶心動因此遂割絕使一理  
 俱不出不入後來亦無復不得矣到然凡曰可者亦儘可  
 無不得時便成箇告子底不動心

而有所未盡之辭耳集解不可不可兩下相對可字只是跌  
 樊斷然于此下故不復論只承呼字作若論其極以理之  
 轉破他勿求於氣之并不得為真味



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

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集解心有知而氣無知。所以為

持足之行。皆靠心作主。漸卒徒之聽命於將帥也。不言心

而言志者。以心之動而有所向處。言因說氣之帥。故志字

尤明切。心無形而氣有質。所以為體之充。氣與體有辨。體

是耳目手足之類。氣是視聽持行之類。氣行乎體之內。故

以充言。充字要見輔志之意。志而無氣。則志亦無所使。猶卒

徒單弱。則主帥無衛矣。總之。人惟一心。其所之為志。其所

宅為體。志令於體。體從乎志。而氣則往來充塞其間。此志

氣之相為用。只在體中認取。語類問氣體之充。曰。都是

這一點。母子。上生出如人之五臟。音是從這上生來。援母

子謂氣也。問血氣之氣與浩然之氣不同。曰。氣便只是

這箇氣。所謂體之充也。便是。志乾氣坤。紹聞。緬西銘

注云。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

為體者也。此可見體之充。即所謂塞乎天地之間者。充字

宜玩左傳曰。心之精爽。是謂聖德。大聰明大力量。人鬼盛

與強。便其高得無間。人事發。焉得無限。義理這便。是充之

意。便是塞乎天地之間也。人就無此氣。患不能充。兩充則

浩然矣。只觀帥字。體之充字。便見持志養氣兩事。相須

集解心有知而氣無知。所以為

持足之行。皆靠心作主。漸卒徒之聽命於將帥也。不言心

而言志者。以心之動而有所向處。言因說氣之帥。故志字

尤明切。心無形而氣有質。所以為體之充。氣與體有辨。體

是耳目手足之類。氣是視聽持行之類。氣行乎體之內。故

以充言。充字要見輔志之意。志而無氣。則志亦無所使。猶卒

徒單弱。則主帥無衛矣。總之。人惟一心。其所之為志。其所

宅為體。志令於體。體從乎志。而氣則往來充塞其間。此志

氣之相為用。只在體中認取。語類問氣體之充。曰。都是

這一點。母子。上生出如人之五臟。音是從這上生來。援母

子謂氣也。問血氣之氣與浩然之氣不同。曰。氣便只是

這箇氣。所謂體之充也。便是。志乾氣坤。紹聞。緬西銘

注云。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

為體者也。此可見體之充。即所謂塞乎天地之間者。充字

宜玩左傳曰。心之精爽。是謂聖德。大聰明大力量。人鬼盛

與強。便其高得無間。人事發。焉得無限。義理這便。是充之

意。便是塞乎天地之間也。人就無此氣。患不能充。兩充則

浩然矣。只觀帥字。體之充字。便見持志養氣兩事。相須

使正識得。不須再問矣。蓋將雖勇。然部伍簡練。號令精明。

動由紀律。卒徒上工夫。亦是少不得也。饒氏曰。如周亞

夫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固是帥之定處。然設或

被他驚不已。自家如何睡得安於此。見持其志。又不可不

養其氣。精言夫志六句。每上一句。承上可字。意是。有每

下一句。駁上可字。意是。志中三箇字。二然字。二亦字。一

即字。體貼極細。然意雖側注。語却平列。太着痕迹。則且無

庸疑問。孟子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語類志最緊要

不須重答矣。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語類志最緊要

王馬則氣便在這裏。是氣亦至了。問至次是說志氣之

大小。抑志氣之先後。曰。也不是先後也。不是大小。只是一

箇緩急底意思。志雖為至。然氣亦次。那志所爭。亦不多。蓋

為告子將氣忒放低說了。故說出此語。按兩馬字。語氣

覺志氣二字。分看。則一為至。而一為次。有兩相對峙之勢。

合看。則此為至。而彼即為次。有隱相連屬之情。然尚引而

致復室。

公孫上。

三。



發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

不交相培養精義明道曰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要

氣者在直內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又曰人患乎憚怯

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伊川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所以防

交相養也○或問持志所以直其內也無暴其氣所以防

於外也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焉則志正而氣自完

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

語類此是兩邊做工夫志只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

事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

問志與氣如何分別曰且以喜怒哀言之有一件事這裏便

合當審處是當喜是當怒若當喜也須喜若當怒也須怒

把握教定發必中節這便持其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

得過分一向怒則氣便益暴了便是暴其氣又曰凡人多

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且如只行得

五十里却硬要行百里只舉得五十斤重却硬要舉百斤

凡此類皆能動其氣今學者要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

便是養氣之道也○雙峯饒氏曰君子所以足容重手容

恭聲容靜氣容肅行中驚氣步中采齊皆欲無暴其氣也

○何書通集註於持志曰守其志可也必曰敬守其志添

入一敬字最有意蓋孟子養氣之功在集義而所以集義

者在敬敬義夾持方為成德之事○潛室陳氏曰集註謂

之難須以集義為本又無正志助長之弊方為能致其養

也按無暴之功直貫通集義必有事兩節○讀書錄持志

兼靜有動察工夫暴字暗與善養相反置而不養固暴也

養而不善亦暴也○精言不得於心有自心生者有由氣

致者志在聲色以致耳目昏亂此自心生者也故當持其

志耳目偶觸於聲色以致心志盪或此由氣致者也故當

無暴其氣敬義夾持內外交養方是聖學全體工夫○蒙

引問持志與無暴其氣孰重曰論理持其志為重論孟子

此節之意則無暴其氣為重愚按重無暴其氣者對告子

之勿求於氣而言也然本節尚不宜顯露○條辨持志只

對不得於心無暴只對勿求於氣見內外本末當交相培

養之意至告子之不但不能養氣而強制不動亦不可謂

養復堂

公孫士

三

教復堂

三

三

三

三



持志固未及辨也。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

動之大畧也。新安陳氏曰下文知言養氣其根已安於此告子不得於言即不求其理於心是不知言

也。不得於心即不求其助於氣是不養氣也。愚按反是而觀則孟子之心未嘗取必於不動而自然不動其畧已可

見矣。○輯語到不得而後求已。是補救未着况勿求乎知言養氣是不得前一步工夫與告子之所謂求本自不同

告子只強制於臨時孟子惟培養於平日此自然不至於不得而心之所由不動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

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扶大音

公孫丑見了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

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語類志至氣次只是先後志在此氣亦隨之公孫丑疑只就志理會

理會得志氣自隨之不必更問氣也。故云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孟子下文專說氣云蹶趨之氣亦能動心。○

輯語上節夫志以下六句平列無疑疑闕在至次二字。孟子輕下原平公孫重讀覺仄耳。孟子平中之仄在氣而公

孫所疑之仄却在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志其錯絡處在此。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

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

之動。疏志鬱壹而不通是謂志壹則動氣氣鬱壹而不

交相養蓋既要持志又須無暴其氣持志養氣二者工夫

不可偏廢以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觀之則見交相爲

養之理矣。○或疑氣何以能動志曰志動氣是源頭濁者

故下流亦濁也。氣動志者却是下流壅而不泄以濁了上

面也。○張曉樓曰兩壹字與上持字無暴字對翻兩動字與上帥字充字對翻蓋惟志爲氣帥故不可不持不持則

三三 公孫上 較復堂



志壹而動氣尚能帥氣乎。惟氣為志輔，故又不可暴暴則氣壹而動志尚能充體以輔志乎。如此對勘，則兩壹字兩動字之均為不好字，眼無疑。又曰：壹訓專，一猶偏着也。動為搖撼，觀上文不動心及本文動其心句，可知此承丑問以明志不持則壹壹則害氣，氣暴則壹壹則又害志。兩則字語勢分明，氣壹孟下以註志壹則大學正心傳之有所中精章句之偏倚，皆是且論文法有語勢兩同字義兩異者乎。觀精義明道云：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及語類源頭濁則下流亦濁一條，未有說向好一邊者。前輩唐荆川文將志壹動氣仍講成志氣之帥而蒙存諸說，又謂兩句俱兼善惡言，殊謬。○紹開編志帥氣則可志動氣則不必皆善，蓋動字已不好也。志以帥氣靜則清明動則循軌，何動之可言。才曰動氣則氣已不得其平矣。凝冰焦火皆志使然也。○條辨曰：壹曰動都是偏勝不好。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

帥將帥御衆然則志壹則動氣如將帥悖則動衆卒矣。氣壹則動志如衆卒悖則動將帥其上又有以動其君矣。由此論之則既持其志又不可不知無暴其氣矣。○語類持其志無暴其氣此是言養氣工夫內外須是交盡不可靠自守其志便謂無事氣才不得其平志亦不得其安故孟子以蹶趨形容之。○今人奔走而來偶喫一跌其氣必逆而心亦動是氣之能動其心如人於忙急之中理會甚事亦是氣未定也。○問蹶趨而反動其心若提志養得堅定莫須蹶趨亦不能動得否。曰蹶趨自是動其心人之奔走如何心不動得。曰蹶趨多遇於猝然不可支梧之際所以易動得心日便是。○氣若併在一處自然引動着志古人所以動息有養也。○衆引氣動志不止於蹶趨凡視聽言動氣用事到勝處皆能動心所以說致養其程子曰：志動氣本文單舉蹶趨只是就粗且顯者言之耳。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或問此言其多少之分也。而孟云者而不盡善之於此亦可見矣。精義明道又曰：志壹則動氣然亦不可不思氣壹則動志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

立子身言才學非秀 公孫上 教復堂



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按此亦畧照應上節可字之意，見得氣動志者雖少，然正未嘗無其人，不可以暴其氣也。○東陽許氏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此為第二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乎，聲。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

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語類丑既知告

孟子之所以得故，知言者，盡心知性。述朱：盡心是知至知

成說，其所以然工夫，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

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精義：明道曰：孟子知言，便是

子不欲自言，我知道耳。伊川曰：知言然後可以養氣，蓋不

知言無以知道也。此是答公孫丑夫子惡乎長之問，不欲

言我知道，故以知言養氣答之。○語類：知言知理也。○我

知言者，能識羣言之是非也。○言之所發，便是道理，人只

將言看做外面，且如而今對人說話，人說許多自家對他

便，是自家已事，如何說是外面事？○問：向看此段，以告子

不得於言，是偶然失言，非謂他人言也。曰：某向來亦如此

說，然與知言之義不同。此是告子聞他人之言，不得其義

理，又如讀古人之書，有不得其言之義，皆以為無害事，但

心不動足矣。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按此與前所

列告子不得於言，不諸條互相發。○孟子說養氣先說知言，先知得許多說話，是非邪正都無疑，後方能養此氣也。○不知言，如何養得氣？德脩云：先須養有尺，便量見天下長短，日須要識這尺。○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大學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問：養氣要做工夫，知言似無工夫，得做工夫，豈不做工夫？知言便是窮理，不先窮理，見得是非如何養得氣？須是道理一一審處，得是其氣，方充大。按以上三條，皆發明孟子所以先說知言之故。然在本文，却只是二項，不說開。浩然盛大流行之說，看集註，蓋惟知言以下，只對舉可見。

公孫丑上 敬復堂



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語類蓋天地之氣而吾之所得以

足以言之才說浩然便有箇廣大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

浩浩而來也公孫丑本意只是故問孟子能擔當得此樣

大事否故孟子所答只說許多剛勇故說出本自浩然失

浩然之氣只就問答本文看之便見得子細

養故餒慶源輔氏曰盛大言其體流行言其用才怯小則

地之氣而人之所以充滿其身體者其本然之體用自是浩

然由失其養故餒乏而不充乎體○集解氣本浩然非謂

善養後才能浩然故曰吾浩然之氣思惟孟子為善養之

謂亦惟善養才見得是吾浩然之氣耳

以復其初也語類問浩然之氣是稟得底否曰只是這箇

日氣魄大底雖金石也透過了○氣只是箇氣但從養

理中出來者即浩然之氣從血肉中出來者為血氣之氣

耳○問浩然之氣即是人所受於天地之正氣否曰然又

問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則為浩然之

氣若不由義而發則只是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

果得盛者則為人強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

做得出若稟得弱者則委靡異儒都不解有所立作惟是

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為一更無限量○精義伊川

曰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雙峯饒氏

曰孟子之言善養氣是以成德言非是說做工夫下文必

有事焉而勿正以下却是說養氣做工夫處思按工蓋惟

夫自在集義有事勿正以下乃其做工夫之節度也

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

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黃氏洵饒曰無所疑

立○慶源輔氏曰疑懼一字正與首節註文恐懼疑惑四

字相應道體也義用也知言則於道義究極無餘一事來

則以一理應之何疑之有養氣則於道義此其所以當大

觀貼得起勇猛果決而不留行何懼之有此其所以當大

任而不動心也語類此章只是答公孫丑不動心纏來纏



不動心。人若能不動心，何事不可為。然其所謂不動心，不在他求，只在自家。知言集義，則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不是只行一兩事合義便謂可。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始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或問告子之學，他雖

此章之言，反復求之，則亦有曉然可見而無疑者。蓋其先引告子之言，以張本於前後言已之所長，以著明於後。今

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

則凡告子之所以失，即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即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可

待安排而不可得移易者。又曰：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懼。如智勇之將，勝

敗之形，得失之算，已判然於胸中。而燕虎豹豺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麾，聽其金鼓，故為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

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所養

勇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為人擒者，特幸而已。○語類子思子能知人言之是非，告子乃自以其言為外而不復考其

得失。孟子善養其氣，而告子乃以為末而不求，其得失可見矣。○條辨不能疑，安能不疑，不能懼，安能不懼。告子之

冥然不疑，悍然不懼，與孟子由所疑而究極之，以至於自無可疑，由所懼而充長之，以至於自無可懼，不啻淄澠涇

渭然兩我字正與告子對針。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

按志氣之說，固是已見上文。但孟子此處知言養氣並舉，

顧不獨曰氣，而曰浩然之氣。此四字實自孟子創言之。故

丑於知言且置，接口便問浩然之氣。蓋亦震於其名，謂而

然然氣自可養，而不可言。丑不問如何善養，而遽問所謂

浩然，此亦如門外人欲知門裏事，豈是語言所能了。故孟

子先曉以難言語類中，又有一說，謂丑留得知言在後，問

教復堂

公系上



者知言是末後合尖上事如大學說正心誠意只合殺在致知在格物一句蓋是用工夫起頭處細按似遜註說之較穩然亦均不必泥只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隨本文節次看去自得淺說欲微言其妙則恐其入於晦欲顯言其似則又恐其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

涉於 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實按

有是氣乃正其心所獨得處○需義明道曰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謝氏曰明道先生云只他道箇難言也便知他肚裏有兩許大事若是不理會得底便撐拄胡說將去氣雖難言却須放他識箇體段始得故曰其為氣也云云○集解丑不問善養而問浩然之氣是問浩然模樣光景難言只是難為舉似意孟子因丑之問覺這體段分明在心日間却十分微妙大費形容下文兩其為氣也正是從難言中摹擬想像而出或云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言極盛大他那力量隨至剛不可屈撓言

剛勁他要這等做隨甚甚麼事都做是橫說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

麼都止他不得是直說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

體段本如是也慶源輔氏曰初無限量便是盛大不可屈

者舉體則足以該之矣蒙引輔氏謂舉體以該用者非

也體段猶云形像模樣耳非體用之體○語類兩箇其為

氣也前箇是說氣之體段如此後箇是說這惟其自反而

縮新安陳氏曰照應本章上文釋之以直之直字即上文

而無害是集義所生者在此三句上看○居則得其所養

業錄天地間正氣須養養只要直只是養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語類養而無害要養必無害助



義○條辨集註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而字另作一拆看  
下文既說必有事是直養矣却又說而勿正是無害既說  
心勿忘是直養矣却又說勿助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  
長也是無害故而字定須清出

問矣語類問浩然之氣如何塞乎天地曰塞乎天地之間  
是天地之正氣人之血氣有限能養之則與天地正

氣亦同又問塞莫是充塞否曰是遍滿之意○問他書不  
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心廣體胖內  
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這箇氣又不是別將

箇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  
能仰不愧俯不怍時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

至大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乎天地  
乃其效也○輯語至大至剛是虛空擬議即塞乎天地亦

虛空氣象須工夫到得此地才得此箇消息即未能身造  
其境也須相去一二級見得聖人體段方知此語不虛此

節只說本來體段似無須說到直養工夫緣人人有此氣  
因不能善養則日就銷縮自信不及必借直養無害者身

上才信得此事真實正孟子善言難言之法按至大至剛

下本自可直按塞乎天地之間正爲人信不及故須揭出  
以直養而無害與之真實才見分明但直養無害在此處  
亦只就現成指點未是說工夫工夫自在集義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

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

敬然而餒知其小也語類問塞乎天地之間曰天地之氣

石也透過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闕故程子謂天人一

也云云○氣雖有清濁厚薄之不齊然論其本則未嘗異

也所謂至大至剛者乃氣之本體如此但人不能養之而

反害之故其大者小剛者弱耳○慶源輔氏曰浩然之氣

本是天地之正氣然天一人一理故孟子更不分別直以爲

已之氣也養而無害則全其本體而塞乎天地若不務集  
義而所爲一有私意遮隔下則使不流行而欲然餒乏不  
足以充乎身而失其正大之體也○輯語塞天地間不是  
空壳子話天地間本無非此氣流行滿滿更無空闕處天  
人一也只爲人不能直養不能完全此氣與天地不相親



切若果能直養無害則天地間氣即我之氣位天地育萬物亦復流行濶滿更無空闕處所謂塞也又曰氣之本來與究竟一天地耳而其所塞處却在天地之間若離却之間泛說氣盈天地直是寬皮大舖看世間許多事物道理皆聖賢之氣為之貞幹充周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上蟠下際更有何天人之別

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語類問謝氏云云竊謂夜氣清明以至平此此氣無虧欠而得其正即加勿忘勿助長之功以存養之如何日夜氣者乃清明自然之氣孟子示人要切處固當存養若浩然之氣却常從吾嘗問大勇於夫子之語看之至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於此得其正而無虧欠則其氣浩然天下大事何所做不得○問塞天地莫只是一箇無虧欠否曰他本自無虧欠只為人有私曲便欠却他底且如萬物皆備於我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自家欠却他底便不快活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無欠闕也以此見浩然之氣只是一箇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或問趙氏以至大至剛以直為句而與子從之有成說矣子之不從何也曰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餒奴罪反

程子之前固有以至大至剛四字為句者矣則此語疑亦有所自來不獨出於近世之俗師也今以直字屬之上句則與剛字語意重複徒為贅剩而無他發明若以直字屬之下句則既無此病而與上文自反而縮之意首尾相應脈絡貫通是以寧舍趙程而從俗師之說大抵此章文勢雖若斷絕而意實連貫如告子之不得於言之言勿求於氣之氣與孟子之知言養氣亦是隔數十句而互相發明與此相類若如諸說則闕斷絕都無于涉未論義理如何亦不復成文字矣按伊川以至大至剛以直為句詳見精義今已無有從之者存此亦可見朱子讀書之審細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

語類問配字從前只訓合先生以助

養得那氣充便不餒氣充方合得那道義所以說有助之意○問合而有助助字之訓如何曰道理是虛底物本自

孤單得這氣帖起來便自主張無所不達如今人非不為善亦有合於道義者若無此氣便只是一箇衰颯底人李



先生曰配是襯帟起來又曰若說道襯帟便是兩物氣與道義只是一滾發出來思之一滾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襯帟字說配字極親切○四書通所謂合即延平所謂一滾出來之意所謂助即延平所謂襯貼起來之意也條辨惟其一滾出來所以能襯貼得起非道義自道義而義者人氣自氣也愚按集註合而有助本自作一串說

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語類配義與道道是體一事

是義○道是體義是用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道則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所用以處此理者也○道義別而言則道是體義是用體是與他體統而言義是就此一事所處而言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此義也所以慈孝所以仁敬則道也故孟子後而只說集義○按下節止言集義本節於義道中間着與字非必以義為尤重也義道雖體用對說原是一理未有人心之裁制而非天理之自然者但合而有助須就發用上見故義與氣較親切而義不孤立則必推其原於道以制化裁之宜道不虛行則必授其權於氣以盡鼓舞之

用故人心不可一日無義與道即不可一日無氣以配之與字清則配字愈渾

餒飢之而氣不充體也餒字只對前文充字看氣不言人能養成此氣上節氣也是承浩然字虛說此節其為氣也乃就上節直養無害說來故集註提明人能養成此氣見得文法雖同而意理自別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或問何以

義與道也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也氣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然後有是氣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氣以為質也以人言之則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與道也又因是氣而後得以行焉蓋三者雖有上下體用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間也乃如此苟為不知所以養焉而有以害之則理自理氣



自氣其浩然而充者且為慷慨之餒矣或畧知道義之為  
 貴而欲恃之以有為亦且散漫蕭索而不能以自振矣○  
 語類上節既說浩然如此又言其為氣也配義與道謂養  
 成浩然之氣以配道義方觀貼得起不然雖有道義其氣  
 懽快安能有為無是餒也謂無浩氣即如飢人之不飲食  
 而餒者也○問配是合否曰配亦是合底意須思是養得  
 這氣做得出方合得道義蓋人之氣當於平時存養有素  
 故遇事以氣助其道義而行之配合也助也若於氣上存  
 養有所不足遇事之際便有十分道理亦畏怯而不敢為  
 問莫是見義不為無勇也底意思曰亦是這箇道理又曰  
 所謂氣者非干他事只是自家平時仰不愧俯不作存養  
 於中其氣已充足飽滿以之遇事自然敢為而無畏怯若  
 平時存養少有不足則遇事之際自是索然而無餘矣○  
 配後而合之也氣須是隨那道義如云地配天地須在天  
 後隨而合之婦配夫亦然畢竟道義是本○問何謂合而  
 有助曰此語已精如有正時又立箇副將以配他乃所以  
 助他天下莫強於義理當然是義總名是道以道義為主  
 有此浩然之氣去助他方勇敢果決以進如道一事合當

恁地做是義也自家勇敢果決去做便是有這浩然之氣  
 去助他有人分明知得合當恁地做又惡縮不敢去做便  
 是餒了無此浩然之氣如君有過臣諫之是義也有到冒  
 死而不顧者便是浩然之氣去助此義如合說此話却惡  
 縮不對便是氣餒便是欲然之氣只此一氣餒了便成做  
 然之氣不調和便成忿厲之氣○配義與道只是說氣會  
 來助道義若輕易開口胡使性氣却只助得客氣人才養  
 得地輕便則從道義好處去○氣自氣道義自道義若無  
 此氣則道義亦不可是世之理直而不能自明者正為無  
 其氣耳譬如利刃不可斬割須有力者乃能用之若自無  
 以扶持之仁或見困於不仁義或見陵於不義○將這氣  
 去助道義方能行得去若平時不得養這氣衰頹了合當  
 做底事也畏縮不敢去做如朝廷欲去這一小人我道理  
 直下有甚怕他不敢動着知他是小人不敢去他只是有  
 這氣自衰了其氣如此便是合下無工夫所謂是集義所  
 生者須是平時有集義工夫始得到行這道義時氣自去  
 助他集義是平時積聚工夫配義與道是卒然臨事氣配



道義行將去此兩項各自有頓放處又曰集義與配義是相向說初問其氣由集義而生後來道義却須那氣相助是以無所疑憚又曰氣由道義而有而道義復乘氣以行無異體也得其所養則氣與道義初不相離而道義之行得以沛然無所疑憚若其無此則如食之不飽雖欲勉於道義而亦無以行矣○問無是餒也是指義是指氣曰這

是說氣曰下面如何便說集義所生曰上截說須養這氣下再起說所以生此氣每一件事做得合義便會生這氣生得這氣便自會行這義伊川云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譬之以金為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且如今人有氣魄合做事便行得去若無氣魄雖自見得合做事却做不○文集上既言其為氣也以發端而其下復言無是餒也以承之則所謂是者固指此氣而言若無此氣則體有不充而餒然矣若如來論以為是指道義而言若無此道義即氣為之餒則孟子於此亦當別下數語以盡此意之曲折又不當如此倒其文而反其義以疑後之讀者如今之云也○我本節只重養成之氣配道義而行至無此道義即氣為之餒自是下節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中意○精言餒只體不充意後言不集義以養氣則體不充此言體不充不能配道義以有為總一體不充而已不能集義是餒字原蹟不能配道義是餒字究竟餒字總一般愚按餒字對充字體不充以氣不足以充其體也下節註行有不慊於心只說到其體有所不充便止體之餒其為氣之餒可知本節餒字自說不得道義餒然註中於體有所不充下必說到不足以有為便貼定不能配道義隱然見得氣餒而道義亦似與之俱餒蓋氣不浩然則吾之道義不能行行亦不能盡是即所謂餒也但此理須善會其意仍歸氣上見得養成之氣斷無不可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

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懶口篋口劫二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語類問集義曰只是無一事不求箇



是而已矣。○集義只是件件事要合宜自然積得多。○集猶聚也。處物為義須是事事要合義且如初一件合義了

第二第三件都要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趙氏惠曰凡師有鐘

鼓曰伐無鐘鼓曰襲襲公二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

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

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

外而得之也。精義明道曰集義是積義所生如集大成若

乃名為山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當行無不慊於心之

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見至大至剛之德方始

見浩然之氣又曰集義所生者集眾義而生浩然之氣非

塞天地必積而後至行不慊於心止是防患之術須是集

義乃能生。○或問氣所以配乎道義者也而又曰集義所

生何耶曰是則程子金器土山之喻至矣而吾所謂有理

然後有氣故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者亦詳且

明矣曰孟子深闢義外之說矣而其言曰集義又似有取

乎彼而集之於此者何也曰義者心之所以制事而合宜

之謂也事物之來無不以義裁之而必合其宜焉是則所

謂集義者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問此氣是當初稟得天

地底來便自浩然抑是後來集義方生曰本是浩然被人

自少時養了今當集義方能生曰有人不因集義合下來



句是掉轉說如云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蓋義本於心不日外至積集此義而生此氣則此氣實生於中又曰氣者道義之成質故必集義乃能生之○襲如用兵掩襲之襲如才得行一件事合義便將來壯吾氣以為浩然之氣可以攬竿而來夫是之謂襲若集義者今日行一義明日行一義積累既久行之事合義然後浩然之氣自然而生如金錫之學向來包子只管說集義襲義某嘗謂之日如此說孟子孟子初無襲義今言襲義却是包子矣其徒如今只是將行得一事合義便指準將來長得多少精神乃是告子之意思按此謂乃告子所疑於吾儒之意故孟子與他別白不是告子以此自居之意也○非義襲而取之見江西人只愛說襲義不知如何襲只是說非以義掩取是氣蓋氣自內而生非由外而入按義襲而取之五字須作一氣讀謂在義上襲取乎氣非以氣襲義之謂也如以義襲為襲義則是襲而取之者非氣也乃義也與上文句文氣不相聯屬矣故前一條云孟子初無襲義○上文三句本是說氣此兩句是字與非字應襲字與生字對其意蓋此氣乃積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

云爾又曰生字與取字相對說生是自裏面生出取是向外面取來○新安陳氏曰二是字不同無是候也此是字指浩然之氣言是集義所生者是字正與慊快也足也言下句非字相呼應猶言是如此非如彼耳

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精義明道曰只着一箇私意便是候便缺了他

他義不起然義有欠缺即氣亦餒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竊謂氣與義必相須日無義則做浩然之氣不成須是集義方成得浩然之氣○義者宜也凡日用所為所行

一合於宜今日合宜明日合宜集得宜多自覺胸中慊足無不滿之意不然則餒矣○浩然要事事合義一事餒便

行不得○氣只是充乎體之氣元與天地相流通只是仰

不愧俯不作自然無恐無懼塞乎天地今人心中才有慊

愧則此氣自然消餒作事更無勇銳○愚按舊解云行有

不慊於心句是承上兩句而發其意非也上文非義襲而

取只反言以見氣生之必由集義耳行有不慊於心則仍

孟子集註本義卷之三 公孫上

敦復堂



跟集義說下註中一有不合乃對集字而言見得所行才不合於義即於心不慊而其體不充此養氣之所以必由集義也若夔則何從語此哉義集則心慊心慊則氣生氣從義義從心一踏箭鋒相直則外義者之為不知義自應弦而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義引合於心其心慊則其氣充夫心之慊否係於義之得失則義之非外昭昭矣告子既外義則必不能集義矣不能集義而能先孟子不動心者豈其不動心之謂哉○文集讀聖賢書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字字融釋無空曠處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如孟子答丑問氣一節專以浩然之氣為主其曰是集義所生者言此氣是積累行義之功而自生於內也其曰非義襲而取之也言此氣非是所行之義潛往掩襲而取之於外也其曰行有不慊於心則

矣言心有慊即是不合於義而此氣不生也是豈可得而掩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義為外則其不動心也直彊制之而頑然不動耳非有此氣而自然不動也故又曰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然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為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來問辨之所得皆指為外而以為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為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問浴而譏裸裎也○語類問集註云告子外義蓋外之而不求非欲求之於外也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說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以為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似告子外義我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可見告子是外義並非棄義○問浩然之氣集義是用工夫處曰須是先知言知言則義精而理明所以能養浩然之氣知言正是格物致知苟不知言則不能辨天下許多詖淫邪遁將以為仁



不知其非仁將以為義不知其非義告子不以集義而生此浩然之氣拔此見集義必先精義告子不能集義由於先不知義故集註以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又語類中凡論養氣每推本明理推本知言在本節雖非正旨而前後自相貫通故專探其要語○季安溪曰義內義外是兩家心學不同之根因外義故又并言與氣而外之而併守其空虛無所之心此告子論性與此章之言相為表裏也○外義則不集義而無以養氣且外義則不窮理而無以知言皆是一串病痛○告子外義見吾儒氣輔道義以行心疑吾儒是以在外之義襲取在外之氣故孟子辨其非然曰吾浩然之氣乃是集義於內而生非為義於外而襲取告子疑氣為可襲取者其病根在於外義也○非義襲而取句不重只是明義之根於心故能生浩然之氣而告子之不知氣由不知義耳○愚按是集義非義襲乃特為告子扶破疑團以見氣由義生氣在內正緣義在內不然如何不嫌於心便致氣之餒而告子之勿求其外氣出於外義故直斷之以未嘗知義此為孟子當日語言歸結非謂告子為襲取之徒也義襲正告子心疑言論事

夫彼既外義豈復肯襲義哉惟外義故不知集義所以養氣并不知行義所以慊心其勿求於心勿求於氣真然得然病根皆坐此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揠鳥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與之



有事

文集必有事如言有事於上帝有事於顯與之類非是用力之地乃言須當用力也述朱此如言有事於

集義不可直

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

公羊傳師出不

作做工夫說正反戰不正勝不正者不期也言師出不可必期其反戰不可必期其勝也

如作正心義亦同

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

只合照程子以七字為句語意

較清

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

充

即前氣不充體之充須作此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

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

或問有事勿

正勿忘勿助

長何謂也曰必有事焉言必當有所事乎此也勿正者言

不可豫期其效也心勿忘者言不可忘其所有事也勿助

長者不可強其所謂充也大抵今人之學或以豫為之期

而不為其由其或能有所為者則亦必期其功期而不至

則或以為無益而忘之或不勝其欲速而助之此眾人之

通患也故孟子言養氣者惟當集義以為事而不可期於

襲取之功不可以集義為無益而忘之又不可以其氣未

充而助之也按先四層統舉合作兩層後兩層並舉歸重

助長題分已畧盡於此○問以上下文意推之孟子之所

謂有事者集義而已至於程子之論則每以有事於敬為

言何哉曰孟子之學以義為養氣之本程子之學以敬為

入德之門此其言之所以異也然義非敬則不能以自集  
故孟子雖言集義而必先之以持志敬非義不能以自行  
故程子雖言持敬而於其門人有所事於敬之問亦未嘗不  
以集義為言也○精義明道曰必有事焉謂必有所事是  
敬也勿正正之為言輕勿忘是敬也正之之甚遂至於助  
長又曰勿忘勿助長之問正當處也問伊川必有事焉當  
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  
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  
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  
才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才說着  
靜字便是忘也又曰敬以直內存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



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持  
 之久必別按此論敬非本義然皆為學要語故因論有事  
 而并載之○居業錄必有事焉即主一無適故程子以為  
 敬也朱子以必有事焉為集義因上文而言敬在義中為  
 本也朱子是本文意程子是言外意○文集此一段依孟  
 子本文只合就養氣上說集註言之備矣二程先生移就  
 持敬上說却是養氣已前一段事工夫雖密然恐不若且  
 依孟子看也○語類必有事焉孟子正說工夫處且從上  
 面集義處看來便見得必有事焉者言當必以集義為事  
 以養其浩然之氣故事物之來自以應之不可萌一期  
 待之心少間待之不得則必出於私意有所作為而逆其  
 天理矣是助之長也集義是養氣底丹頭必有事便是集  
 義底火法又曰今人說養氣皆謂在必有事焉四句上要  
 緊未必在此藥頭只在那以直養而無害及集義上這四  
 句却是箇炮灸煅煉之法○必有事焉是事此集義也而  
 勿正是勿必此浩然之生也心勿忘是勿忘此義也勿助  
 長是勿助此氣也他祇是集義合當做底便做將去自然  
 塞乎天地之間今若謂我要養氣便是正便是助長○正

便是期必集義多則浩然之氣自生若着一箇意在這裏  
 等待他生便為害今日集得多少義又等他氣生明日集  
 得多少義又等他氣生這都是私意只成得一箇助長恁  
 地則不惟氣終不會生這所集之義已不得為是了○勿  
 忘勿助長但勿忘則自然長助長則速之如振苗者也○  
 問正便是助長否曰正未是助長待其效而不得則漸漸  
 助之長矣蓋必有事於此然後心不忘於此正之不已然  
 後有助長之患語意先後各有重輕○事正忘助相因無  
 所事必忘正必助長下兩句非是覆解上兩句此自有淺  
 深○必有事焉謂集義正集義是期望忘是不把做事助是作  
 弄意思世自有此等人孟子之意只是如此粗言之要之  
 四者初無與養氣事只是立此界限如東至某西至某其  
 中間一段方是浩然處也○必有事焉只消此一句這事  
 都了下面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恰是剝底却此三句  
 撐拄夾持得不活轉不自在然活轉自在人却因此三句  
 而生只是才喚醒這物事便在這裏點着便動只此便是  
 天命流行處明道所謂鸞飛魚躍同活潑潑地只是這些  
 子○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



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不平只是硬制壓那便不動恰如說打硬脩行一般又曰孟子是活底不動心告子是死底不動心○黃氏四如曰孟子工夫全在養氣上以集義為主勿忘是工夫不可緩勿助長是又不可急如煉丹有文武火火冷則灰死火猛則丹走惟慢火常在爐中可使二三十年伏火然後養得成丹孟子下工夫有節度如此○蒙引人固當養氣但養氣者只當於義上着工夫不要於氣上着工夫正與助長者正是於氣上着工夫其忘者又不能於義止着工夫到底○輯語勿忘即對有事勿助即對勿正仍就上句申入一步耳○三勿字作三平看者固謬即分上下兩截而兩截看來仍是一樣者亦非也上句有事是正勿正是轉味必字而字可見下兩句勿忘是張勿助長是翁味註但當不可字自見閱愛也

掘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掘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掘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或問助長之害甚於舍之何也曰舍之之

已助之長則知其不慊而又作為以張之也較是二者其為罪之輕重可見矣○語類看助長說曰孟子必有事焉勿忘是論集義下夫勿正與勿助長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若論集義使過用些力也不妨却如何不着力得苗固不可掘若灌漑耘治豈可不盡力進朱一不盡力便是不耘一種人助長固是學者大病然忘其所有一笑○勿助長是不到那地位不可硬要充去如未能集義不可硬要浩然才助長在我便有那欺偽之心施於事未稍必不勝任譬之十鈞之力而負千鈞故助長之害最

孟子集注本義集注卷之三 公孫上 敦復堂



大○今人之於物苟施種植之功至於日之時則自然  
 成熟若方種而待其必長不長則從而拔之其逆天害物  
 也甚矣○韓退之詩云強懷張不滿弱念闕易盈無是餒  
 也雖強支撐起來亦支撐不得所謂揠苗者也○集解學  
 者多知忘之為害而未知助長之為害尤甚故引宋人掘  
 苗雖出一助長樣子苗則槁矣便見得助長之適以害苗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以十則引入今人養氣往往墮於助  
 長之病也夫以集義為無益而忘之固是不耘苗者不耘  
 苗則苗日瘠矣不集義則氣日餒矣至強作其氣而使  
 之與苗槁正喻相關却自負其本矣助長反以害其氣  
 矣蓋私意橫生害乎天理則槁然愈甚非徒無益而又害  
 之與苗槁正喻相關却自負其本矣助長反以害其氣  
 之榨村皆以心言與註以氣言迥異其意同謂告子既外  
 義外氣自不屑襲義而助氣長也但細玩天下之不助苗  
 長者向源不呆然告子即註亦但云如告子者如字與必  
 不能免字用得最活不似下節彼告子者為直截指定也  
 助與舍由心助之舍之之字斷指氣下句害之之字可例  
 見矣若結定告子言之不得不變為助心害心以負其說

矣究之心可曰助豈亦可曰舍乎畢竟依註為妥○愚按  
 本文害之正與前無害相應集註妄有作為正與前註無  
 所作為相應告子因非襲義然強制其心便是他妄存作  
 為處便是不能免於正助處註中語意雖似在離即之間  
 而箭鋒未嘗不恰與相直須知告子外義外氣自謂  
 已將心氣劃開却正劃開不得通徹前後看自明

何謂知言曰誠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  
 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  
 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誠彼寄反 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誠偏陂也語類此理本平 正他只說得一

邊那一邊看不見便是如物蔽了字凡從皮皆是一邊意  
 如跛是脚一長一短坡是山一邊斜又曰誠是險誠不可  
 行故淫放蕩也淫是身陷在那裏如陷溺於水只見水而 不見岸也又曰誠是少了那一邊淫是添



了這邪邪僻也一。邊邪邪僻也。說與淫只是見偏了。猶自有道理在。只管

了遁逃避也問如何是遁底模樣。曰如墨者夷之之說窮

家初說剃除鬚髮絕滅世事後其四者相因言之病也問

說窮又道置生產業自無妨礙淫邪遁四者相因之說如何曰說辭初間只是偏了。所以

偏者止緣他蔽了一邊如被物蔽了只見一邊初間是如

此後來只管陷入裏面去漸漸只管說得濶了支蔓淫溢

才恁地陷入深了於是一向背却正路遂與正路相離既

離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其說必至蔽

於窮為是他說窮了又為一說以自遁如佛家之說蔽

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

之失也慶源輔氏曰言形於外故以人之有言皆出於心

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新安倪氏曰四者之失必

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然後其

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類語

多從談上起談只是偏才偏便自是一邊高一邊低不得

其正如楊氏為我則蔽於仁墨氏兼愛則蔽於義由其蔽

故多為憂衍推之愈濶如爛物相似只管浸淫陷在一處

都轉動不待如墨者夷之所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愛無

差等是其本說又却假託施由親始之言裁接以文其說

是也淫僻如此自不知其為邪如列子達生之論反以好

色飲酒為善事而不覺其離於道也及其說不行又走作

逃遁轉從別處去釋氏毀人倫去四大人謂其不可行則

曰雖不毀弃人倫亦可以行吾說此其所以必窮也○談

如人足跛相似斷行不得且楊墨說為我兼愛豈有人在

天地間子然自立都不涉着外人得又豈有視人如親一

例兼愛得此二者皆偏而不正斷行不得便是蔽於此了

至淫僻則是說得愈泛濫陷溺於中只知有此而不知有

他也邪僻則是陷溺愈深便一向離了正道遁辭則是說

得窮後其理既屈自知去不得便別換一箇話頭如夷之



說施由親始之類這一句本非他本意只臨時撰出來也  
 援夷之施由親始之說只合作遁辭前一條引入淫辭中  
 未穩○誠是偏誠之說偏於一邊不見一邊只是蔽耳如  
 遮蔽相似到得就偏說中說得淫辭便廣濶至有所陷溺  
 如陷在水申不見四旁矣遂成一家邪說離於正道到得  
 後來說不通時便作走路所謂遁辭也孟子知言只從從  
 知其偏處始○邪辭是既陷後一向邪僻離叛將去遁辭  
 是既離後走脚底語如楊氏本自不拔一毛而利天下却  
 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夷子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  
 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經皆是遁辭○問楊墨似誠  
 莊列似淫儀秦似邪佛似遁曰不必如此分別有則四者  
 俱有其序自如此○或問誠而未安則必為淫辭以張其  
 說浮而過實則必有邪辭以離於道邪必有窮故必為遁  
 辭以自解免凡曰異端無不具此○精言蔽是蔽於彼也  
 陷是陷於此也既不見得那半邊自必陷在這半邊矣離  
 是離於彼也窮是窮於此也既不在正路上行自於邪路  
 上立不  
 住矣 卽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  
 雙峯饒氏曰當看四  
 倚所字知看病相似

誠淫邪遁是病證蔽陷離窮是病源所蔽所陷所離所窮  
 是病源之所在墨氏之蔽在於見仁而不見義楊氏之蔽  
 在於見義而不見仁其蔽雖同而所蔽則異孟子知言如  
 明醫然才見病證便識病源在何處蒙引自其辭如何樣  
 誠便知其心之所蔽者何在非徒泛然知其有蔽而已下  
 做此 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

而不可易者如此語類生於其心便大綱已壞了至發於其政害於其

事則是小底節目都其次第而壞矣○問孟子知言處生

於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事關楊墨處說作於其心害

於其事先事而後政日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者先政

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目按此亦兩處互文見意耳先

後所不必拘○雙峯饒氏曰心才不正到處有害政事皆

心之所發於大體既有害則小者可知○說統坐於其心

四字提起看見得四病不是偶然一念乃生於心者其害  
 雖發於政事然就生心時便害不是流弊○紹聞編四者  
 之天如肝病而見於目隨淺深為證故知言者卽外以知  
 中而又知其害於政事而決然不可易是其患不特在不



得於言而巳。人心不正是非反覆。禍仁義誣生民而亂天下存必然者。條辨孟子因知言不覺說到生心害政。因生心害政不覺說到聖人不易。蓋孟子闢異端。衛聖道。一生得力全在知言。故必說到痛快處。乃止。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語類孟子是甚麼底。資質甚麼底。力量却。織悉委曲。都去理會。直是要這道理無些子虧欠。以此知學問豈是執一箇小小底見識便了。得直是要無不周匝。方是道理。要須整頓精神。硬着脊骨。與他做將去。始得。慶源輔氏曰。此孟子之所以能知言也。因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是即其用而知其體也。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是據其始而知其終也。非心與理一。其於天下之事。如燭照數計。畧無所疑者。何能如是哉。不然。則知其用者。或不知其體。見其始者。或不見其終。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新安陳氏曰。集

註於知言養氣兩節俱解到告子身上。以終前不得於言。至勿求於心不可之說。又曰。此章甚長。頭緒頗多。其要旨未易究也。朱子與郭中卿帖云。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為始。不動心為效。蓋惟窮理為能知言。惟集義為能養氣。理明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矣。此章要旨。此帖盡之。愚按告子外義於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尤為病根深錮處。故集註復究言之。而孟子之集義。由於精義養氣。必先知言。亦從可互見矣。語類此一章專以知言為主。若不知言。則自以為義而未必其義。自以為直而未必是直。是非且莫辨矣。然說知言。又只說波淫邪道之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已。若辨得那不是底。則便識得那是底。又謂如人說十句話。有四句不是。有六句是。若辨得那四句不是。則那六句便是。是底了。然非見得道理十分分明。則不能辨得親切。且如集義。皆是見得道理分明。則動靜出處皆循道理。無非集義也。義既集。則那自反而縮。便不必說自是。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在下。



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

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眾人之中，則不能

辨決矣。語類問所謂在堂上者，莫只是喻心通於道否？曰：此只是言見識高，他方能辨他，是非得失若見

識與他一般，如何辨得他？東陽許氏曰：自敢問夫子，惡乎長至此為第三節。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

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語類聖門

以言語次於德行，言語亦大難，若非燭理，德行得於心而

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

有味也。文集問善為說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本，至善言德行，則所言皆其自也。分上事也。曰得之。○蒙引善

言字輕，德行字重。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見得彼此不能相兼而孔子兼

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

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

子指孟子也。語類公孫丑疑孟子說知言養氣，或擔當得

○慶源輔氏曰：知言則在我在人一也。知其如此，則於言

語辭命何患不能養氣？自集義坐，豈非德行乎？○集解說

辭德行，宰冉諸賢不能兼惟聖如孔子，乃能兼之。然猶自

謂辭命不能，今夫子自謂既知言又養氣，則是以孔子之

所不能兼者而既兼之矣。豈不既聖自是推尊孟子語故

孟子聞而驚歎曰：惡是何言也！若謂疑孟子之勇於自任

孟子集註本義源流

卷三

公孫丑

教復堂



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務本謂從德行上做工夫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

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

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

登夫聖之夫音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

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

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變峯饒氏曰不厭不

學聖人之道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倦○紹問

不見意味而不樂未少有得而自滿聖人合下見得徹自

是不能已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此其所以

不厭也智之所以有明蓋可見矣張子有曰性者壽物之

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

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此教之所以不倦也仁

之及物又可見矣○仁智互為體用自仁為體智為用而

言則曰成已仁也成物智也自智為體仁為用而言則曰

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條辨只一學不厭教不倦夫

子欲與聖字說離字貢備與聖字說合夫子說離處是見

得學惟恐其厭而必欲不厭教惟恐其倦而必欲不倦尚

是勉勉循循做下夫子貢說合處是見得學自不倦是從

智中流出教自不倦是從仁中流出仁智兼全豈不既聖

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按子貢語意結聚在夫子既聖

聖則吾不能每提明夫聖孔子不居深

拒非以聖相推之說與子貢意自別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

公孫上

敦復堂



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

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或問聖人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偏

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如游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皆一體也惟冉牛閔子顏淵氣質不偏

理義完其故其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者獨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猶役於思勉滯於形迹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

復限量之可言故以為具體而微耳○語類顏子所知所

在事只與聖人爭些子所以曰具體而微○問微是微

小或隱微之微曰微只是小然文意不在小字上只是說

體全與不全此蓋言所重只在具體不在於微集註云但

水廣大微字只是帶說○愚按須認得體是聖人之體不

但具體地分高卽有一體亦非小可呼蓋一體本是從全體

而分故三子性之所近與其業之所優雖一支一派自是

原原本本不同襲取形似至於具體則實本中存學幾純

粹直與聖人同條共貫不得以其入聖未優

而少之此丑之所以歷歷為孟子舉似也

安處也公孫

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按

意謂孟子不敢比孔子必以其為所不安也則其所安者

必下孔子一等而又非懸絕乎孔子故歷舉聖門高弟以

曰姑舍是舍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問如集註

子猶有不足於顏子與天台潘氏曰孟子之志願學孔子

則誠有不足於顏子者蓋非不足於顏子以顏子不幸短

命而未至於聖人之域前輩云才遜第一等事與別人做

便是自棄古人之志大率如此然立志之後須要力行以

酬其志不可徒有此志也○賢註姑舍是是立志貴高取

敦復堂



子原是一路上人但一體具體都非駐足處故不欲以自處姑字有意按味姑字自有中心所必欲處一面在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

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

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

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

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

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

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蒙引不同道

道才見得非其所安已之道便是孔子之道徐辨非只

問伯夷伊尹並未及孔子孟子因願學孔子故連及之不

同道雖說夷尹與我不同道然下並排着夷尹之道如此

孔子之道如此正為願學起案按方論夷尹忽及孔子

正以上文為根四可以即從智字生根四則字即從仁字

生根而願學之理已到知言學孔子知幾觀變之智所以

明乎仕止久速之道也集義學孔子無私當理之仁所以

合乎仕止久速之宜也蒙引仕止以出處言久速以去

就言精言乃字則字是於三聖平列中擡出孔子來見

一生所願者惟此以明夷尹之不同道也此處不必抑二

子碍下問地魯齋王氏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後四段盡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

孟子集註本義卷之三 公孫上 敦復堂



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否字正答丑問見孔

子非夷尹所能班自生民以下又推開說為後文幸我以

下三節起案○係班玩着是二字丑原知夷尹不能班孔

子但因孟子以皆古聖人推之故有此問此乎字尚是疑

辭下然則二字丑見夷尹既不能班孔子而又皆謂之聖

人則必有同處此與字是進質之辭○蒙引以孔子之時

中言之則夷尹數聖人所未有以孔子之事功言之則我

皇堯舜以來羣聖人所未有必兼說乃盡惠按此自是兩

蓋乾坤語從夷尹不得而班引入生民未有自不專與夷

尹較量然事功之盛尚在後文不宜預奪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

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

朝音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精義伊川曰行一不

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玉者事揚氏曰只看顏子在陋巷便

做得禹稷事業則夷惠之能朝諸侯有天下可知○或問

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何

以言之也曰以其讓國而逃諫伐而餓非其道義一介不

以取予於人觀之則可見矣○語類不肯將那小處害了

那大處如伊尹雖祿之天下不顧于馴弗視到那一介處

亦不輕取予○問浩然之氣後而說伯夷伊尹孔子是則

同處曰後面自是散說出去不須更回引前頭這裏地位

極高不須更說氣了有百里之地則足以有天下然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則有所不為此是甚麼樣氣象大段是極

至處了雖使可以得天下然定不肯將一毫之私來壞了

這全體古之聖人其大根脚同處皆在此○輯語兩段合

教復堂



來才看得聖人身分盡然自俗眼觀之難在上半段不信也  
也在上半段自智者觀之却難在下半段并信得上半段  
過也在下半段後人疑程朱做不來先打孔  
孟疑心起直看得下半段是腐儒家當耳  
聖人之所以

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

足以為聖人矣新安陳氏曰德之盛根本之大也心之正

似是根本諸說皆以為節目之大何也為德之盛地位占

得大不故心之正便是其節目處愚按根本節目集註亦

止渾言之不必拘拘分處○集解公孫丑且有同之問求夷

尹之得同於孔子處也孟子答辭兩皆字雖是合說宜畧

提孔子作主與前後相關是則同謂

同處在此言下便自有不同者在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

阿其所好汗音蛙

汗下也語類汗是汗下不平處或當三子智足以知夫子

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

也精義伊川曰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

為阿好而言謂其論可信也○孩丑既知夷尹之所同

又問孔子之所以異此問自願學孔子及生民未有來孟

子引三子之言乃皆極言其生民未有者故先言三子智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

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



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南軒張氏曰五峯云成一

道學無窮亦是此意。慶源輔氏曰語聖則不異以其德

言也事功則有異以其所為事與成功而言也堯舜治天

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此言事功久遠之不同也

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此言事功始終

成就之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後世聖賢之君不作異端

漸熾苟非得孔子祖述堯舜以詔後世則無所依據以入

堯舜之道矣輔氏有言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

識由此言之孔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

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功業豈不賢於堯舜遠哉幸我此言

可謂深知孔子其得在言語之科宜矣。精言堯舜是千

古第一等聖人賢於堯舜遠其他可知此非貶抑堯舜乃

以推崇孔子耳以予觀於夫子固以夫子作主也遠字更

有意。世無孔子萬古如長夜以視堯舜治一時之天下豈不高出遠甚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

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夫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語類古人之政不可得

禮便知得當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樂以象德故聞樂

時所施之政。四節其字是虛指百王與孔子分賓是以我從百世之後

主不得如俗解說包有孔子在內。

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新安陳氏曰差等言品

見禮知政聞樂知德。句緊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之者不能逃於洞察之下。語類問見禮知政聞樂知德是謂夫子是謂他人曰只是

大槩如此說子貢之意蓋謂見人之禮便可知其政聞人

之樂便可知其德所以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

違我之見者所以斷然謂生民以來未有夫子此子貢以

其所見而知夫子之聖如此也。紹聞編子貢言古人德

政雖與其人俱往而其禮樂之存於後世者猶可考而知



所以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玉莫有能違我之見者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蓋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所以不可及也夫子分上不須更說禮樂蓋夫子不得位未嘗制禮作樂况子貢親炙夫子又豈待見禮聞樂而後知其德與政哉。按語意固是趨重末二句但子貢非是欲知夫子乃求知百王只是因見百王而自益見夫子方見得生民未有絕非阿好之言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

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

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 潦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

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

於眾人新發陳氏曰此聖人是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

也輯註三節總答所以異於夷尹之間而引三子之言以證之都對古今聖人此較與凡民無與有若要說得品級分明故將凡民與羣聖先算起一層耳出類二句總說古今聖人末句才說孔子更盛如古今聖人所謂出類拔萃之尤盛者條辨時解有謂類以有生之初言萃以有生之後言者未確一說出類以並生言拔萃以並處言者近是如同得理以為性而獨能盡性同得氣以成形而獨能踐形是出類也如在一鄉則高乎一鄉在一國則高乎一國在天下則高乎天下是拔萃也存疑出於其類是承亦類也說拔乎其萃又是自出類處說既出乎其倫類就拔出許多人矣按作兩層遞說直趨未有盛於孔子語脈更清。輯蓋孔子盛於羣聖其道德體段原自不同看集大成章可見人必欲從事功衡量於是單推高其立言垂訓以當之却看小了孔子也。稱言豈惟民哉直啻起末二句見孔子之聖豈惟尋常之民不能及即生民以來出類拔萃之聖人皆不能如其盛也中間類也亦類也以



麟鳳山海形聖人此小開合也首尾呼應此大開合也按此與常解以豈惟民哉夫物則亦有然者領脈有遠近之異存之亦可備參。敖龍峯曰三子所言意指各別孟子備引之總以見孔子之為生民未有異於夷尹而表已願學意事功道德皆在其中。東陽許氏曰○程子曰孟子曰伯夷伊尹於孔子至章終為第五節

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西書通公孫北疑孟

子動心孟子遂極言養氣知言之功止疑其養氣知言之既聖孟子遂極言夫子之聖之盛要之夫子之聖不假乎知言養氣孟子之知言養氣乃學而至聖者也前則深斥告子湖異端也後則推尊孔子承聖道也前後之言皆不

相貫而實相貫學者味之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上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

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

推之無適而非仁也或問王霸之別曰以力假仁者不知

仁在我而惟所行矣。語類行仁便自仁中行出皆仁之

德若假仁便是恃其甲兵之強財賦之多足以欺人是假

仁之名以欺其眾非有仁之實也故下文言霸必有大大國

其言可見又曰成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皆是拯民於水

火之中此是行仁也齊桓公時周室微弱夷狄強大桓公

攘夷狄尊周室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這只是仁之功終無

拯民塗炭之心謂之行仁則不可。以力假仁仁與力是

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以德行仁者王所

五之德上之德重之卷二公孫上

三

敦復堂



彰信兆民救民於水火之中若無前面底雖欲救民於水  
火之中不可得也武王直聰明作元后是直聰明雖欲救民其道何  
元后救民於水火之中若無這直聰明雖欲救民其事言何  
由。紹聞編德即仁而日以德行仁者此章仁以事言。  
存疑德是行道有得於心者指平素蘊蓄言行仁所該亦  
廣養民教民是仁弔民伐罪亦是仁故註云無適非仁皆  
自德而推之也。輔語以德行仁是一滾出來有不忍之  
心斯有不忍之政火然泉達原非兩層兩層看便着假矣  
。條辨此章只要辨王霸誠偽之分非是論他功業語氣  
如云以力假仁者這便是王而指其王之實也若說做以力假  
行仁者這便是王從王而指其王之實也若說做以力假  
仁便可以成霸業以德行仁便可以成王業則不但以力假  
假仁是獎進他做假事即以德行仁之心亦為成功起見  
矣。說統王霸都是推論已然不是逆意將然。霸語王  
字是辨別語不是張大功效語。王不待大大亦何害只  
是待字不好耳待字只是力量不濟我不待正與士必字  
相對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  
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  
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集解此節突出服人字蓋上節已含有服人意故直承之兩人字俱指諸侯不指小民以力服人以

德服人俱指現成已服者說謂以力以德而得人之服非

以此去服人也力不贍足上非心服句如七十子是上中

心悅句各二句俱一連讀上是說非心服下言誠服又加

處此句宜重看如七十子之服孔子只舉似一箇誠服底

樣子耳。存疑以德服人是德得人之服不是懷箇心  
要去服人下孟以善服人便是懷箇心要去服人故一則  
中心悅而誠服一則未有能服人。或問以執轅濤塗侵  
曹伐衛之事而觀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  
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飢餓而不去



此又非有各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長於譬喻已。

輯語說王說霸，忽然插入孔子作比方，甚是不倫。正孟子文章妙處，只要發明王不待大之理，行仁之德。至孔子而極力之，不夫亦至孔子而極，百里七十里，尚有力可待。

孔子則併無待矣。以此看王者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此悅服之理，更親切分明可信。

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其六章曰鎬京辟廬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行禮樂而天下自服也。

集解四自字就鎬京言，言自鎬而西而東而南而北也。引詩亦只證心悅誠服當着眼思字，思服即心服也。只重民服之誠，不重民服之廣，此之謂也。只繳以德服人，不指服孔子句，以孔子原是借喻也。

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存疑。

上節是說王霸之心誠偽不同，下節是說人應之亦誠偽不同。震源輔氏曰：已以偽感人以偽應，已以誠感人以誠應，如形聲影響之相隨，蓋不容於有異也。

○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惡去聲。下同。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語類：仁則榮，不仁則辱，此亦只是為下等人言。若是象辭，有云：以聖人之心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蓋且得他畏危云之禍，而求所以比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正此謂也。說統仁不仁，就行事上看，榮辱就國勢上看，榮

五子集註本義卷之三 公孫上

致復堂



即人畏辱即人侮兩則字便各含自求意語勢重不仁一  
 邊。條辨兩則字甚緊蓋因當時人君未有不惡大國侵  
 侮之辱者而告之以為仁則每不見信彼只知道仁亦未必  
 榮不仁亦未必辱此中尚有可展脫處殊不知仁便榮不  
 仁便辱乃必然而無可移易者今惡辱而猶居不仁何也  
 是因有惡辱而居不仁一段情事方與說仁則榮不仁則  
 辱故語氣最為警策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  
 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開音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新安倪氏曰禮記表記曰畏罪

者彊仁謂勉彊行仁也貴德以下皆彊仁之事曰說統如惡之三字極有力蓋借他這點羞惡之心去政動他莫如二字直貫至政刑轉移 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

言之存疑德是人之所具士則指其人尊士即貴德也德字兼下文賢能蒙引五命中有云尊賢育才以彰有

自兼賢才也德可見德字 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

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或謂賢者有德但使之在位而不任

事能者有才所以使之在職而任事雙峯饒氏曰如此說則賢者是箇無能底人了蓋凡是賢者皆當使之在位就

其間使能敷教者在敷教之位能治獄者在治獄之位既

有其位便有其職天下豈有無職之位無能之賢按此以兩句串說與集註異 集解賢未嘗無才而所重在德能

未嘗無德而所長者才二者兼收正為政刑之用耳位輔弼之位如公孤論道經邦 爰理寅亮是也職庶司之職如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是也賢者足以正君而善俗能者足以脩政而立事 品位不同則經綸幹濟亦異也此照註分疏兩足以尚是虛含到 下明其政刑方為實在功效

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



可見矣。說統開暇者蓋指無敵國外患而言。此際難得而易失及字最可玩。有失今不為後將無及意。新

安陳氏曰春秋傳云及猶汲汲也。及是時而明政刑即書所謂古人為善惟日不足之意。此一節應仁則榮也。或

問小註如惡之一節總言疆仁之事。一句進一句。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方見貴德尊土不是虛名。國家問暇及是時

明其政刑方見在位。在職不是虛貴。及是時內有君臣上下惟日不足之意。頂針。下見疆仁。集解任治人明

治法正仁之作用。賢以治政刑之本能以辦政刑之實。勵精圖治政肅而刑清。此大國之所以必畏也。或問國家

問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何也。曰國家問暇人心無事。日力有餘。可以從容審諦而有所為之時也。然人情安肆則亦

易以怠惰是以因循苟且。常失其可為之時。以至於蠱弊積而禍敗生。則倉皇迫遽。雖欲為之而有所不及矣。故惡

夫不仁之辱者必及此。可為之時而為之則可以無因循之失。而有積累之功。顧乃不然而欲及此之時肆其荒樂

惟恐日之不足其甚者。雖明知禍患之來近在朝夕而不暇顧也。若高緯楊廣之流是矣。其國之不亡哉。蒙引當

以下文及是時般樂怠敖相對看。問何以必及國家問暇乃明其政刑也。曰戰國之時七雄虎視無日而不干戈之

邊無歲而不城野之爭。國家多事皆是危急存亡之秋。故孟子有此云。彼般樂怠敖者方其未閒暇時亦不得以般

樂怠敖故云及是時。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

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

土音杜綱音稠繆武彪反

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

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蔡叔度監於紂子武庚

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

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公乃作此詩以貽玉託為鳥之愛巢者而言此所引乃其第二章也仇滄柱曰從

孟子集註本義卷三 公孫上 敦復堂



來看鴟鴞一詩屬周公東征時事不知鴟鴞乃居東所作  
 此時尚未東征也自孔氏書傳於金縢篇文所謂周公居  
 東二年罪人斯得者誤解作東征以殺管叔而詩傳亦仍  
 其訛自蔡傳以居東為避居東都以罪人斯得為知流言  
 之為管蔡而周公心迹始自據此則知詩傳謂既誅管蔡  
 始作鴟鴞者其誤無疑矣所云既取我子者蓋言三監為  
 武庚煽惑而入其械中耳及成王感風雷之變悔悟迎公  
 然後命之東征以討三叔武庚則是後來奉命而征非流  
 言初起時急誅管蔡以滅口止謗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  
 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戶出入處子鳥自

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蒙引鳥之巢在民居之上

故曰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此君之為

下民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蒙引以迨天之未陰雨比及是時以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比明其政

一迨字見當及時為上下兩節及是時之樞紐。不日不

陰雨而曰未陰雨未字甚活天非果不陰雨亦非必欲陰

雨持此時尚未陰雨天總無心但看物之能迨不能迨耳

○愚按不日莫敢侮予而曰或敢侮予味一孔子讀而贊

之以為知道也或問夫子引鴟鴞之詩而歎其知道何也

聖人之所謂知道者如此而近世陋儒乃有謂釋氏之徒

知道而不可以治世者則亦異乎孔子之言矣夫知道矣

而不可以治世則彼所謂道者果何物哉。四書通為此

詩者其知道乎孟子凡兩引之彼則為詩者知率性之道

此則為詩者知治國平天下之道也。按知道即知治國

孟子集註本義卷之三 公孫上 敦復堂



侮子與異字對亦與不仁則辱之辱字相關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新安陳氏曰及是時而縱欲偷安亦書所謂凶人為

不善惟日不足之意此一節應不仁則辱也。按般樂怠敖亦須是及閒暇之時則明其政刑益可知孟子言此見得國家均有是時人君亦均有及時之念而不善用之者不惟取辱兼以致禍故於此節言禍先揭出自求然其悚切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新安陳氏曰仁榮福也不仁之辱禍也皆自巳求之。精言自字只作由字看已乃自求

禍之自也。以其能明政刑所以得福以其及時般樂所以得禍進榮辱而言禍福其詞益危括兩則字而升之於

已其幾益切。說統此節要看看求字已字無不字世主把禍福歸於天所以把好時節多錯過了今不惟福是自家求連禍也是自家求所以人主貴及時疆仁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孽魚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

彖引凡人所存所念往往於言語間見得

不日永念而日永言亦見古人心口如一之意配合也命天命也

命以理言永言天命事事合乎

天理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

活生也書作迨迨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蔡氏曰及是時明政

刑自求福也仁榮者如此及時而樂敖自作孽也不仁者之辱如此。說統引詩說到配合引書說到自作孽俱是



提醒世主語。新安陳氏日記云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此因戰國諸侯惡辱而勉以行仁正畏罪強仁之事勉之存天理而享仁之榮戒之遏人欲以遠不仁之辱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

其朝矣

潮 朝音

俊傑才德之異於眾者

雙峯饒氏曰俊傑謂人中之俊傑者即指賢能而言尊賢使能便是

俊傑在位尊非禮貌之虛文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以至去遠色賤貨貴德皆尊賢之道存疑尊賢是隆之以禮貌不但委之以事任也使能是隨才任使亦非無禮貌但此賢有間耳。係辨分而言之則曰尊賢使能統而言之則又曰俊傑在位尊是隆敬意使是任用意前章在位與在職對看則在位自是尊位在職自是各辦職事此在位統承尊使則兼尊卑之位說。燕昭築黃金臺以奉郭隗則當時之所得者至樂毅之徒而止矣即如孟子未嘗不

在當時則雖聞而不悅也以是知千金市骨也只講得尊使在位不曾講到賢能俊傑此節正當重在賢字能字俊傑字蓋舉任得人方能犁然有當於士之心此士之所以悅而願立於其朝也。輯語戰國時諸政弊壞已極孟子就其最大者斟酌以行仁政耳仁政固不止此也然王者規模大段已具。五節只說感應之情理如此願字生於悅字來亦未即齊事也至無敵而王方是實效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

不必廛也

語類市廛而不征問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

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外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



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塵者謂收其市地錢如今民間之舖面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塵以抑之少則不塵而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之屬平物價治爭訟謹權量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及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如國君過市則刑人殺夫人過市則罰一幕世子過市則罰一布命夫命婦過市則罰以蓋帷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是為民廛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賦若干如今人賃舖而相似更不征稅其所貨之物法而不廛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亦不取之也。問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此便是市官之法否曰然如漢之獄市軍市之類皆是古之遺制蓋自有一箇所在以為市其中自有許多事。周禮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序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令廢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市以量度成賈而徵倍音育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質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偽而去盜以泉

府同貨而歛除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亦不同市是大統言廛是市中列肆故曰市宅也官為之者○存疑市字微讀廛本是死字此節却作活字用蓋取其稅也下節廛字是死字○說統市一耳廛與法何以異王半山曰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衆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不廛○條辨論治市法是一定不可少者廛是祭酌而用征則先王法無然戰國人君法其所輕廛猶不滿意而惟重在征矣惟重在征故孟子先說廛而不征惟廛猶不滿意故孟子并說法而不廛見得先王恤商之意因時制宜可已即已寬仁中又有寬仁如何不願藏於其市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雙峯饒氏曰關譏之制凡衆塗所會之地則立關以限之行旅有節傳方可度關以此指考其來歷以防姦宄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脚引及州縣移文或用節或用傳周禮所謂以節傳出納之者是也○



條辨行旅之人為類不一此單指服賈者而言故但譏察非常而不征其貨物往來之稅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只是要行井田什一之制故治

地莫善於助也言助而徹可該

塵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氓音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

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

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周禮地官司徒載師

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大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

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此布也或曰布泉鄭玄云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

布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

稅者出土徒車輦給徭役○語類問鄭氏云云不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是如何曰亦不可考又問鄭氏民無常業

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如何罰得恁地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

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因說浙間農民丁錢之重民之彫困不可開眼○趙氏惠曰厚者一夫所受之宅里者

一屋所居之地○雙峯饒氏曰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庶役夫征是粟米之征即百畝之稅如今輸租里布是布縷

之征即五畝之稅如今納絹○說約布本訓泉即錢今作布縷之征非古也然亦通○慶源輔氏曰先王之制宅不

種桑麻與閒民無職事者皆有法以抑之此所以當其盛時民皆著業而無游手與貧困者所謂窮民不過鰥寡孤

獨者而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屋又令出此

而已



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存疑宅不毛者有里布他本受有五畝之宅却拋荒而不種桑

麻故從而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也民無常業者

出夫家之征是不工不商游手游食無所事事之民故從

而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市宅之民

是為商者其所居之廛乃積貨之所原非可種桑麻以商

賈為業又非無常業而游手游食者不可以不種桑麻無

常業罰之也戰國時忘其所自來但見從前有宅不毛民

無常業之罰以此加於市宅之民槩使出夫里之布則重

苛矣○按蒙引以上節之廛為市廛此之廛為民廛蓋市

廛乃前朝後市之廛每日布門開商賈皆人者也民廛則

左右各三區之廛皆民所居者也故上節曰天下之商此

日天下之民已賦其廛則朱子之意明以兩廛字均為後市

之廛矣細按亦不無可疑講家聚訟紛紛亦難確主一說

然此亦無甚大關係朱子嘗云此等只要識得古人制度

大意今且氓民也述朱許行云願受一廛而為氓在本國

受民廛以居也按此當是左右各三區之廛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

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

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

從若湯武是也精義伊州曰順天為政者天吏也○懷峯

饒氏曰史君所命天吏天所命君所命者

可以刑人殺人凡有罪者得而刑殺之天所命者可以征

人伐人凡暴亂之國皆得而征伐之又曰無敵於天下

句乃此章之大旨蓋能行五者之政則可以興王者之治

當時諸侯不得民心惟務侵人土地故孟子教之但行王

政以恤其民使吾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天下之民亦仰

之若父母矣如此則東征西伐何所不服不然吾國之民

敦復堂



亦仇敵也。况鄰國乎。○述。未。此。章。上。五。節。只。條。舉。王。政。而。言。人。心。名。以。類。相。孚。如。此。本。節。特。揭。信。能。行。此。五。者。句。責。成。諸。侯。能。收。拾。天。下。之。人。心。便。能。統。一。天。下。之。大。勢。信。字。中。有。實。心。行。實。政。意。無。敵。句。只。舉。成。效。言。之。逼。出。未。句。致。王。意。雙。峯。說。重。此。句。未。得。主。腦。下。則。可。存。○集。解。對。民。而。言。則。曰。父。母。對。天。而。言。則。曰。吏。民。之。父。母。天。之。吏。也。○仰。之。若。父。母。從。上。五。箇。願。字。生。來。若。非。人。主。信。能。行。○此。章。之。何。自。致。此。故。契。緊。全。在。信。能。行。此。五。者。一。句。○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

註以兩路夾說鞭辟  
信能二字義更警切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艾集。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以。生。物。為。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為。道。其。論。復。其。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之。

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

有不忍人之心也

語類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是得天地生物之心為心也。蓋無天地生物之心。則及這身。才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矣。○天

地。生。物。自。是。溫。暖。和。煦。這。箇。便。是。仁。所。以。人。物。得。之。無。不。有。慈。愛。則。但。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自。和。氣。中。出。所。以。有。不。忍。人。之。心。天。地。以。生。物。為。心。天。地。包。着。地。別。無。所。作。為。只。是。生。物。而。已。○古。曰。今。生。生。不。窮。人。物。則。得。此。生。物。之。心。以。為。心。只。緣。他。上。面。一。箇。母。子。如。此。所。以。簡。倚。待。他。本。不。須。說。以。生。物。為。心。緣。做。箇。語。句。難。做。着。箇。以。生。物。為。心。○天。地。以。生。物。為。心。譬。如。蒸。飯。氣。從。下。而。滾。到。上。面。又。滾。下。只。管。在。那。裏。滾。便。蒸。得。熟。天。地。只。是。包。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滾。一。番。便。生。一。番。物。別。無。勾。當。只。是。生。物。不。似。人。便。有。許。多。應。接。所。謂。為。心。者。豈。是。切。切。然。去。做。如。云。天。命。之。豈。是。諄。諄。然。命。之。也。但。如。磨。子。相。似。只。管。磨。出。這。物。事。人。便。是。小。脆。天。地。是。大。脆。人。首。領。家。天。足。方。象。地。中。間。虛。包。許。多。生。氣。自。是。惻。隱。不。是。為。見。人。我。一。理。後。致。復。學。



方有此惻隱而今便教單獨只有一箇人也自有這惻隱  
若謂見人我一理而後有之便是兩人相夾在這裏方有  
惻隱則是仁在外非由內也且如乍見孺子入井時有惻  
隱若見他人入井也須自有惻隱在即未見孺子入井亦  
自是惻隱也○精義伊川曰心之道也難築路不能無是心斯具是形以  
生惻隱之心○人之道也難築路不能無是心斯具是形以  
之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也哉○呂氏曰人皆有不安於殺  
心之則懼也而不安蓋實傷吾心非譬之也然後知天  
皆吾體生物之心皆吾心彼傷則我傷非謀慮所及非  
勉强所能彼恐人者敵國極深與物隔絕故其心靈特於  
一身而不達於外耳○西山真氏曰天地造化無他作為  
惟以生物為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古來今生意周流何嘗  
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從天地生意中出故  
物物皆具此理何况人為最靈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新安陳氏曰不忍即是仁忍則非仁性中有此仁發出  
來便是不忍人之心所以後而說所謂人皆有而不忍人之  
心者便指出惻隱之心以當之見孺子將入井而惻隱益

不忍此子之如此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天地之德曰  
好生好生之德即所謂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也○象  
引此章首一節當做大旨有自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  
心者以下總是申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之有是四端  
節結上起下凡有四端於我者節是說人當如先王有以  
推不忍人之心前只言不忍人之心後兼言四端分明仁  
鏡四德前是專言之仁後是偏言之仁○翼註不  
徒曰不忍之心而必加一人字者同類尤相親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  
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眾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

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仁之隨感而應

仁之用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也聖人之心無物欲



之蔽才有不忍人之心便有不忍人之政不待充廣而後  
 能也若眾人則須待充廣○蒙引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  
 有不忍人之政者胸中無一物以障之故天理自然流出  
 無壅蔽也眾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則為他障  
 若流不出來矣故人皆有所不忍而又須達於其所忍也  
 達之於其所忍則須察識擴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  
 句如云人皆有之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此條如云賢者能  
 勿喪耳非為先王詳也故下條即接之云所以謂人皆有  
 不忍人之心者不然是隔著先王一段子○按上節人皆  
 有不忍人之心自是函蓋乾坤句本節只從中抽出先王  
 作一樣子耳若對照後文看則先王有心斯有政便是現  
 成擴充盡處後人擴充亦須到此方得下以行二句緊接  
 先王正函蓋眾人在內○輯語全章指示性情體用勉人  
 擴充次節不是鋪排事功正借聖人做箇極頭樣子以為  
 擴充之的是一節註腳下五節總貫○因先王之政見  
 凡人之心之盡不是因凡人之心推出先王之政之異○  
 以行二句即是斯有中事此急疊語非屑次語也但斯字  
 指聖人過化存神不可知之妙而以行二句即就其中見

聖人實地處設處却正是下面擴充用力之方○以行二  
 句正好與離婁章參看心與政本一物也未有政時先有  
 心在既有政後心即寓焉以字如火之附薪行字如舟之  
 載物只體貼二字之義便已得其不可偏廢之理此章又  
 偏注政一邊思按畢竟仍以心作主政正所以行此心也  
 ○翼註重掌上不作效說只言天下雖大一心運之而有  
 餘此與後文苟能充之足以保  
 四海相涵正見得此心之皆在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令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  
 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  
 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  
 謂不忍人之心也  
 慶源輔氏曰怵惕心驚懼而起念之意  
 緣卒乍而見故心驚懼而動也惻隱由  
 敦復堂

孟子集註才義漸疏卷三  
 公孫上  
 敦復堂



傷切而痛深自淺而深皆所以名狀不忍人之心可謂善  
 形容矣○條辨怵惕從乍見二字生來惟其乍見不覺怵  
 惕惟其怵惕不覺惻然而傷並隱然而痛矣註云此即所  
 謂不忍人之心也是就此乍見惻隱之心指見不忍人全  
 體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未發時原無可見而孟子  
 獨謂其皆有恐火信不及故此開口者所以謂三字汎而  
 指之日今人對上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  
 先王有正見人人皆有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  
 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語類說仁只看孺  
 認○問如何是發之人心而不可已日見孺子將人井惻  
 爲之心便發出來如何已得此樣說話孟子說得極分明  
 世間事若出於人力安排底便已得若已不得底便是自  
 然底○方其乍見孺子將人井時也着脚手不得縱有許  
 多私意要譽鄉黨之類也未暇思量到世更遲霎時則了  
 不得也○問非內交要譽惡其聲而怵惕惻隱形焉是其  
 中心不忍之實也若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萌焉則  
 爲私欲蔽其本心矣據南軒如此說集註却不如此說日

這常做兩截看初且將六界限看且分別一箇義利了却  
 細看初看惻隱便是仁若恻地殘賊便是不仁羞惡辭遜  
 是非亦然且恻地看了又却於惻隱羞惡上面看有是出  
 於至誠如此底有不是出於本來善心底○惡其聲惡其  
 有不救孺子之惡聲也聞惡其聲而然何爲不可曰惡其  
 聲已是有此計較乍見而惻隱天理之所發見而無所計  
 較也惡其聲之念一形則出於人欲矣人欲隱於天理之  
 中其幾甚微學者所宜體察○條辨連下三箇非字是極  
 力形容乍見時發露之  
 真無一毫轉念計較處  
 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軀殼謂之腔子而今人滿身知痛處可見又曰能於此身  
 知有痛便見於應接方知有箇是與不是○問滿腔子是  
 惻隱之心只是此心常有才有一分私意便缺了儘一分  
 日只是滿這箇軀殼都是惻隱之心才觸着便是這箇物  
 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恰似大段痛傷因是痛  
 只如針子畧挑些血出也便痛故日用所當應接更無些  
 子間隔癢病疾痛莫不相關才是有些子不通便是被些  
 私意隔了○惻隱之心渾身皆是無處不發如見赤子有



惻隱之心見一蟻子亦豈無此心○文集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為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不見即莽莽蕩蕩無交涉矣○陵陽李氏曰腔子指人身言天地之間充塞上下渾然生物之意無有空處人得此以為心則亦四體百骸充塞徧滿無非此惻隱之心屬處即是無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西山真氏曰孺子未有所知而將入於井乍見之者無問賢愚皆有傷痛之心方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內交非欲以此干譽非欲以此避不仁之名也倉猝之間無安非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也○四書通策註與謝氏皆看得乍見二字緊蓋倉卒忽然而見之時此心便隨所見而發正是本心發見處若既見之後猶涉安排商量便非本心矣○稱言人之心有善

而無惡善其本然惡其繼起者也故最初之心無有不善孟子於終身則言赤子之心於一日則言平旦之心於一念則言乍見之心皆指其最初者言之於此可見人心之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

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

黃氏曰由是觀之是字指孺子入井一事說論惻隱便引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出來○語類惻隱之心頭尾都是惻隱三者都是死物蓋惻隱是箇頭子羞惡辭讓是非便從這



裏發來又曰羞惡辭讓是非雖是與惻隱並說但此三者皆自惻隱中發出來因有惻隱後方有此三者惻隱比三者似較大得些子○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慙皇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蓋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所謂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特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聞說了○既仁矣合惻隱則惻隱合羞惡則羞惡○不成只管惻隱須有斷制按此見惻隱之心少羞惡則羞惡不得○惻隱羞惡也有中節不中節按此又見少不得辭讓是非○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不特是惻隱之心滿腔子是羞惡之心滿腔子是辭讓之心滿腔子是是非之心彌滿充實都無空闕處○譬如一箇物自然有四界而仁則又周貫其中以四端言之其間又自有小界限各各是兩件事

剛是惻然發動處隱是漸漸及着隱痛處羞是羞已之非惡是惡人之惡辭是辭之於已讓是讓之於人是非固是兩端○蒙引是非是活字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

以明其必有也慶源輔氏曰人之所以為心雖不外是四

隱而悉數之也至於言人若無此心則非人也各所以明其必存而使人知反求之於已也○西山真氏曰孟子始言惻隱之心至此則兼羞惡辭讓是非而言者蓋仁為眾善之長有惻隱則三者從之矣惻隱不存三者亦何有哉然賦形為人孰無此心苟無此心則非人矣所謂無者豈其固然哉私欲蔽塞而失其本真耳○愚按登下四箇無字與有字反照登下四箇非人也為人字鞭緊無此則非人是人則必有本義只是申明人皆有有意至謂人無四端則靡所不為而入於禽獸義非不警而本節語意尚未說到此層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



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

或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後乃及乎四端何也曰不

忍之心即惻隱之心也蓋性之為德無所不具總之則為

仁義禮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所發無所不達總之

則惟是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其言之也又安

得而無先後輕重之別也曰子以四端為情而孟子皆以

心言之何也曰心統性情者也故仁義禮智性也四端情

也而皆得以心名之蓋以其所統者言爾○語類仁義禮

智性也且言有此理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始謂之心○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又曰性是靜情

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統猶兼也性情皆出於心故心能

統之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仁義禮智是心統性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心統情○王文說孟子則隱之心

一段論心不論性曰心性只是一箇物事並不得孟子說

四端處最好看惻隱是情則隱之心是性也

因橫渠云心統性情此說極好○新安陳氏曰性情字皆

從心心涵養此性心統性也心節制此情心統情也性如

在營之軍情如臨陣之軍皆將端緒也潛室陳氏曰端者

實統之心統性情當以是觀焉端緒也端倪也物之緒也

譬之繭絲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內有一團絲若其無絲在

內則緒何由而見於外○莆田黃氏曰如練絲然先尋其

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精義明道曰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

傷之痛在彼而我痛之傷痛非自外至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

隱所以為仁之端也至於充其心體之本然則萬物一體

矣楊氏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

久之自見且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

疾痛非在己也而為之疾痛何耶村出於自然不可已也

曰安得自然如此者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

遠矣○語類如孺子入井如何不推得其他底事如何不

得惻隱之心出來蓋理各有路如做得穿窬底事如何不

敦復堂



令人羞惡禍遇一人衣冠而揖我我亦揖他如何不恭  
 敬事有是非必辨別其是非試看是甚麼去感得他何處  
 一般出來○休惕惻隱羞惡都是道理自然如此不是安  
 排合下制這仁字才見那不好底事便自然羞惡這仁與義都在那  
 這義字才見那不好底事便自然羞惡這仁與義都在那  
 惻隱羞惡之先未有那惻隱底事時已先有那愛底心子  
 未有所羞惡底事時已先有那斷割裁制底心子○四端  
 本諸人心皆因所寓而後發也又曰四端未是盡所以只  
 謂之端○仁言惻隱之端如木之動處蓋水平靜而流則  
 不見其動流到灘石之地有以觸之則其勢必動動則有  
 可見之端如仁之體存之於心若愛親敬兄皆是此心本  
 然初無可見及其發而接物有所感動此心惻然所以可  
 見如林陽於孺子入井之類是也○仁義禮智是未發底  
 道理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已發底端倪如桃仁杏仁是  
 仁到得萌芽却是惻隱又曰分別得界限了更須日用常  
 自體認看仁義禮智意思是如何又曰如今只因孟子所  
 說惻隱之端可以識得仁意思因說羞惡之端可以識得  
 義意思因說恭敬之端可以識得禮意思因說是非之端

可以識得智意思緣是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  
 不著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自見得恰如存這幾兒子便  
 知得是這樣母程子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八字說得  
 最親切分明也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掉了惻隱別取  
 一箇物事說仁譬如草木之萌芽可以因萌芽別取一箇  
 面有根也不道萌芽便是根又不道掉了萌芽別取一箇  
 根又曰孟子說性不會說着性只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  
 善看得情善則性之善可知又曰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  
 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裏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這  
 裏羞惡之端便動若是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  
 惟是先有這物事在裏面但隨所感觸便自是發出來故  
 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見穿窬之類便有羞惡之心  
 辭讓是非亦然都是從那縫罅裏迸將出來恰似寶塔裏  
 面四面毫光放出來○問四端之根於心覺得一者才動  
 三者亦自次第而見曰這四箇界限自分明然亦有隨事  
 相連而見者如事親孝是愛之理才孝便能敬見便是義  
 問有節文便是禮知其所以然便是智曰然問據此看來  
 多是相連而至者如惻隱於所傷便惡於其所以傷這



仁帶義意思惡於其所以傷便須惜其本來之未嘗傷這  
 是義帶仁意思曰也是如此嘗思之孟子發明四端乃孔  
 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闢楊墨之功殊不知他就人心  
 上發明大功如此看來此說那時若行楊墨亦不攻而自  
 退闢楊墨是扞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若常  
 體認得來所謂活潑潑地真箇是活潑潑地○孟子四端  
 處極好思索玩味只反身而自驗其明昧深淺如何○  
 集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  
 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  
 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  
 詳著其條而說自其至孟子時異端蠶起往往以性為不  
 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  
 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  
 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  
 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侗都  
 無一物所以外邊才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  
 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  
 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眾理

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  
 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  
 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  
 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  
 以知其粲然有條若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  
 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之發最可驗  
 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  
 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  
 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  
 於外所以必知其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  
 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  
 亦溯其情而逆知之耳○北溪陳氏曰四端之說是說外  
 面可見底以驗其中之所有惟是有四者之體故四者之  
 端緒自然發見於外○條辨惟心統性情故說簡惻隱之  
 心便因情而連及性矣指之為仁之端便由性而達之情  
 矣體用原不相離着眼在八箇之字○愚按八箇之字分際  
 分明四箇也字指點融洽○輯語此處與公都子章語同  
 而意別彼是從用而指其體以證固有此却欲人識其體



用而充廣之故加一端字便有一充字相為對待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楊氏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夫四體與生俱生一體不備謂之不成人闕一不可亦無先後之矣○集解此節承上起下四端是性之分見處四體亦是身之分見處借喻極切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一面是言其皆存一面使跌起不能言有此仁之端便自能則能隱便自能無所不則無所不隱義禮智亦然如手自能持足自能行如何白謂不能此非天限之物欲蔽之也到得蔽鋼已深雖有一如無有其為自賊甚矣味前後語意中間夾此一層為擴充起案直是一棒一痕○說約自謂不能即指君而言此章蓋為當時諸侯發也謂其君不能只帶說接自謂不能

即渾講亦得而為君者自在其中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

語類問推字與充字曰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得充則與得來滿了注水相似推是注下水去充則注得這一器滿子蓋仁義之性本自充塞天地若自家不能擴充則無緣得這箇殼子滿只是箇空殼子又曰充是占得這地位滿推是推向前去

在我隨處發見

其一本也知皆即此指四端之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

四書通集註於盡心曰盡其心之量此則曰充滿其本然之量須看朱子如何下量字蓋體無所不具用無所不周此心之量本如其大也知性則有以盡此心本然之量知此心之發而擴充之則有以



滿此心本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按始然始

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達自是一

不了語故以不能自己際括其意○語類問知皆擴而充

之矣知字是重字還是輕字曰不能擴充者正為不知都

只是冷過了若能知而擴充其勢甚順如乘快馬放下水

船相餅○問知皆擴而充之即楚苟能知去擴充則此道漸漸生

否曰知皆擴而充之始達中間矣字文意不斷充是滿其

矣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問矣字文意不斷充是滿其

本然之量却就上有擴字則是去知去推擴要充滿他

以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問矣字文意不斷充是滿其

斷知字即貼在擴充然達○問矣字文意不斷充是滿其

非是察識尚在知字前○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乍見孺子

入非此只是一件事仁之端只是仁萌芽處如羞惡辭讓

是非方是義禮智之萌芽處要推廣充滿得自家本然之

量不特是孺子入非便恁地其他事皆恁地如羞惡辭讓

是非不特於一件事上恁地要事事皆然方是充滿慊足

無少欠闕也知皆擴而充之矣知方且是知得如此至說

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即掉了擴字只說充字蓋知字

與始然始達字相應充字與保四海相應才知得便自不

能已若火始然便不可遏泉才達便涓涓流而不絕○雙

峯饒氏曰集註即此推廣是釋擴字充滿其本然之量是

釋充字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推至於無一民一物之不

愛是充仁之量自一事之得宜推至於無一事之不得宜

是充義之量禮智皆然人能充廣則四端之流行發達常

如火始然泉始達其勢方張而不可遏蓋由此而可以燎

原赴海若不能充廣則如火始然而即滅泉始達而即壅

便只恁地休子所以集註云日新能由此指然達之不而

又新新字正是發明二始字之意能由此能自己言而不

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

事之至近而不能矣語類問此節兩說充字曰上只說知

皆擴而充之只說知得子要推廣以

滿此心之量下云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能充滿此心

之量上帶着一擴字說下就能充滿說推廣而後能充能

充則不必說擴也又曰充字是充滿得了如已到地頭相

似擴字是方在箇路裏相似○知皆擴而充之南軒把知

教復堂

公孫上

三



做重文勢未有此意知字只帶擴充說知皆擴而充之與  
 苟能充之句相應上句是方知去充下句是真能恁地充  
 ○上而在知字上下在能字上既知得則皆當擴而充之  
 如惻隱之心是仁則每事皆當擴而為仁羞惡之心是義  
 則每事皆當擴而為義為禮為智亦各如此今有一種人  
 雖然知得又道是這箇也無妨而今未能理會得又且恁  
 地如知這事做得不是到人指面前也自皇恐識得可羞  
 又却不能改如今人受人之物既知是不當受便不受可  
 也心裏又要却說是我且受去莫管這便是不當受便不  
 於知之之初便一向從這裏去將去便廣大如火之始然  
 泉之始達始然始達能有幾多於這裏便當擴開放出使  
 四散流出去便是能擴如怵惕孺子入井之心這一些子  
 能做得其事若不能充今日這一些子發了又過却明日這  
 些子發了又過却都只是一箇若若能擴充於這一事發見知  
 得惻隱之心是仁於別底事便當將此心充去使事事是  
 仁如不欲害人這是本心這是不忍處若能充之於每事  
 上有害人之處便不可做這也是充其惻隱如齊宣王有  
 愛牛之心孟子謂是乃仁術也若宣王能充着這心看其

事不可做○此心之量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  
 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  
 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此皆  
 是未盡其本然之量須是充滿其量自然足以保四海○  
 擴是張開充是放滿惻隱之心不是只見孺子時存事事  
 都如此今日就第一件事上推將去則又就第二件事  
 上推將去漸漸放開自家及國及天下至足以保四  
 海處便是充得盡○人須擴而充之人誰無惻隱只是不  
 能常如此能常如此便似孟子說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  
 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若不能常如此恰似火相似白去打  
 滅了水相似自去淤塞了如草木之萌芽相似自去踏折  
 了便是了更無生意○四者時時發動特有正不正耳如  
 暴戾愚狠便是發錯了羞惡之心含糊不分曉便是發錯  
 了是非之心如一種不遜便是發錯了辭讓之心日間一  
 正一次無往而非四端之發○問四端須着逐處擴充之  
 日固是才常常如此推廣少間便自會密自會濶到得無  
 間斷少間却自打合作一片去○紹聞編火然泉達言其  
 機之順易而不容已也但人又多自休了苟能由此而遂  
 敦復堂



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古帝王之德至於光宅天下不冒海隅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後之若或以天下之大而不能悅其親或以適聲色信讒邪而至於黜其配殺其子同是四端也充與不充而其效如此可以○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監矣

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此章其初只是匹自

末內外體用精粗都包在裏面無些欠缺處○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章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去此章是也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天抵一收一放一闢一闢道理森然○東陽許氏曰此章七節第一節言人心皆有仁二節言先王全此仁以實人之皆存是心二節言人易曉處指出使人體認此心四五節并言善禮智各有以發皆是本然之性六節言人所共得不可自弃七節因發處察識而擴充之工夫全在此後一節

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或問於五常猶土之於五行也五行非土不立而土無定位五常非信不存而信非一端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亦可以觀矣○語類問四端不言信如何曰公發了腕中飯却去腕背拾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音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

之仁也。巫者為人所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

死。新安陳氏曰：此只借以術之當擇說起，引出人當擇仁而處之。○蒙引：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性之本善也。惟恐

不傷人習之不美也。術不善也。○本文：二惟恐大註：二利字最重，皆以心言，以習與也。○翼註：術字承矢函，工匠而推廣之，凡人所肄習皆術也。○精言：惟恐傷人，仁之至也。惟恐不傷人，不仁之至也。所業在此，故其心頓異。是以君子慎術。○按首節發端大意，只如此下，乃引入正交。○術字承矢函，平匠引，凡所為之仁與不仁，皆可以術言。故下文即云：擇術亦無不可，但引孔子言非專以證此耳。齊合註云：擇術莫如為仁，為仁決當由己，一章大旨盡此。

中。二語。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

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處反，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

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新安陳氏曰：孔子之言，本言擇

同集註於此，只以孟子之意釋孔子之言，故與語註稍異。○條辨：即術之不可不擇，處於仁以見人當擇仁而處，故引孔子擇不處仁焉得智之言，下緊接夫仁說，可見並無

證上擇術之意，但孔子所言擇不處仁，單就里說，孟子引來却不單就里說，按集註只通言之曰：擇所以自處與擇術不脫不粘下，便重提仁字說。○說統：擇字重根上文，慎

字來合下。文智字意。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

之心得之最先。○道：理所謂心外道也。有是心，斯其是形，以

也。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存疑：夫仁

也。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存疑：夫仁

也。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存疑：夫仁

也。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存疑：夫仁

也。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存疑：夫仁



子釋孔子擇不處仁焉得智意○說統尊爵以天言要以良貴形容仁為萬善之元也萬善俱出其下故成其尊不可以人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爵相形

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

宅○宅曰安宅見得此別無可容身站地天理有則而不

宅○流人欲橫流而無止故有安危之別○尊爵安宅俱隱

役相對照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

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西山真氏曰仁乃我所自有

於不仁豈非不智乎○精言自有之而不自為是不知其

為尊而自變之不知其為安而舍之也是非之心安在所

以為不智○冥因之曰是不智也要見不智在不仁之前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彼由弓人而恥為

弓矢人而恥為矢也○山與猶同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慶源輔氏曰不

故不智不智則懵然無知故不知禮義所在○蒙引夫人

之所以不仁者固由於是非之心不明然既以是非之心

不明而不為仁則其心日益昏頑而自此愈不智矣不智

則懵然無知又何有於禮義是其身無一善之是貴而自

流於汙賤之謂矣○人役而恥為弓二句言其雖恥不能免也

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蒙引其初所以

不仁故恥之莫若反其所為而為仁○精言莫如是從不

仁後勘出仁之當為見術之不可不慎○冥因之曰此句

有令人激發猛省意乃一篇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



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

已而已矣中法

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語類仁者如射但那發時管轡不

皆就射上說而為仁由已之意在於言外○說統通節以

正已後發一句為主下文不怨勝已反求諸已俱包在正

已字內○新安陳氏曰此章以尊爵安宅論仁其理甚

精微勉人為仁其意甚切至既言莫之禦而不仁又言反

求諸已皆言為仁由已其機在我不在人也仁固包義禮

智然人所以不為仁者由於是非之心不明與羞惡之心

不正耳故孟子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智而擇為

仁之術繼言如恥之莫如為仁欲人以羞惡之義而決為

仁之機也○饒峯饒氏曰此與仁則榮章皆是教時君因

恥辱而勉於仁言不能行仁則既無尊爵之可貴又無安

宅之可居安富尊榮皆無之而為人役不免焉則不當歸

怨於人但當反求諸已已能為仁大國安能役之此役字

即小國役大國楚六千里為警人役之役○愚按觀孟子

告齊梁諸君於不嗜殺人保民而王反覆開道則此章語

言大指即謂為當時諸侯說法從治術起見亦不為夸辭

然正已反求聖賢道理自是徹上徹下亦不必因人役字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南軒張氏曰聞過則

不能驕則自以為善而惡人議已各則安其故常而不能

從人子路用力於克己其功深矣○蒙引喜其得聞而改

便有遷善之機是子路之樂善也○條辨全重在得聞而

改上喫緊要看本文則字若人告之以有過稍加轉念便



於中故方告則喜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精言須看有字。子路勇於自治時時檢點常恐過不及知告以有過乃自已不覺其有而有之者從他自已搜尋不到處見得自然喜出望外則字精神十分躍然。○按此二條一追向平時看一就當下看。周氏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則字神理乃盡。

過不喜人規如諂疾而忘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

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精義謝氏曰子

路百世之師揀難割捨底要不做便不做故孟子將來與舜禹作一處舉揚。○紹問編喜聞過是作聖路頭由此而上為舜為禹由此而下為桀為紂常人狗欲背理違過飾非視子路之心已相背馳何敢言舜禹事故孟子此章首稱子路周子程子又深贊之欲學者師之以自修則日新又新而進善無窮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

慶源輔氏曰子路賢者也故不能無過但勇於自脩是以喜於得聞而改之禹則聖人也其心純是天理本然之善故不待其有過但一聞善言則至誠屈已拜而受之。○按禹拜昌言一見於大禹謨以伯益惟德動天無遠弗届之言而拜也一見於皋陶謨以皋陶謨循思永之言而拜也由其胸有好善之誠故不覺為之傾倒此便是懸韜設擇心事。○紹問編看來禹工夫甚細日用間此理隨事發見體察得甚密按此直從禹心前上透出所以聞善則拜之由觀克勤克儉不自滿假可知。○說統至誠屈已從真心好善上發出則字與上節一般最宜體味。○按巢註不待有過明是以此與上節較量層遞而下文大舜有大焉則又從禹遞下以禹之拜猶未盡其平人已之見也孟子語意自是一層進一層以見善量之無窮非必較論三人品第但分量自抹撥不得。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舍上聲樂音洛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

善而不為私也。語類禹聞善言則拜猶著意做舜與人同

禹較量蓋大於禹則大於子路自不待言看三節相承一路語意以單承禹為得慶源輔氏曰禹聞善言則拜聞

之者禹也言之者人也以我之聞聞彼之善拜以受之猶

有人已之分也至於舜則善與人同耳善與人同者蓋善

乃天下之公非人已所得而私者故曰公天下之善而不

為私也○蒙引善與人同善字以天下之公善而言不可

認作舜之善故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愚按善字提起與

字屬舜善字必提起者人有兩我之分善為公共之理如

一池魚共一池水魚肚裏水魚肚外水無二水也鰕魚肚

裏水鯉魚肚裏水亦無二水也善之於人此非有餘破非

不足均之為善焉爾已與字必屬舜者凡人心性雖同形

骸自別稍存爾我難免區分惟舜渾然大公物我無間故

雖善本人人所同而惟已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

舜乃真能與人同也

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大舜之善與人同何也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已

人之別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已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



從人舍己字重。從人即是樂取於人也。蓋二句木一事也。舍己之未善而取人之善以為善也。故下只言無非取諸人者。或曰舜亦未善者耶。曰此聖人純亦不已之心也。按此正見得聖不自聖處。非大舜安得有此廣大胸襟。○言朱子謂禹猶是着意做才着意便是人已。吟域木化。則渾然無迹。如天覆地載一般。所以更大善與人同。只見善不見人已耳。舍己從人兩句註於上句着無所繫者。重舍字。下句着不待勉強重樂字。舍己則不知善之在己。樂取則不知善之在人。表裏無間。所以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樂取於人下着以為善三字。固是取之於人。即以行貫之於己。非徒博取善之名。要須從樂字。貫下見其誠意自然自覺氣象廣大。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歷山之

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或問觀其居深山中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則若

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及其格於文祖則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則其自始至終無一毫之秋一息之問可知所謂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豈虛語哉○按此該括舜一生而言一以見聖人樂善之誠始終無間一以見善量之無窮自窮也以至大行無二致也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精言許在前一步助在後一步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

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精義伊川曰樂取於人為

善便是與人為善與人為善乃公也○語類問是與人為善當其取人之際莫未有助之之意否曰然曰三者本意

似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為善乃是孟子再疊一意以發明之否曰然按取人但有淺深括前三節再疊一意

公孫上



以發明之見得大舜與人為善亦較由禹為深看本文文法自是承舜說不必因此條謂未節統承由禹也○大舜樂取諸人以為善是成己之善是與人為善也是若人之善○與人為善蓋舜不私己如為人為此善一般按此二條皆專主舜而言益可見前一條止帶由禹說下而實非統承由禹矣○慶源輔氏曰舜之取人以為善初未嘗有助人為善之意也孟子推說其事故以為善而取諸人以為善是乃助人之為善也○因吾取人之善以為善而取諸人以為善人皆勸於為善則是聖人成己成物之事故曰君子之善孰大於此○冥因之曰與人為善不是天下有意為善以求取於舜只是周於性所鼓舞之內者陶鎔漸染不覺意氣踊躍耳始而樂取諸人舜志人也終而與人為善則人亦相忘於舜矣人已兩忘樂之至也同之極也故曰莫大於善與人同內非必遠有與人為善意就其樂取於人處推論一番覺得舍己從人二句固是善與人同取人之善即是與人為善亦是善與人同此中大順大化莫知其然固非大舜不能盡其神妙○集解玩一是字與善只在取善內無兩層故孟子句又就舜而拓開之就與人上贊歎

正見不可不極其取善之量也按極其取善之量非舜其誰當之末句即稍稍拓開却正十分離舜不得莫大字即謂與前大舜有大焉相應論文法亦所宜爾但苦粘則於神氣稍滯○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

及於人按總註括通章之意而樂言之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自兼由禹在內在人者有以裕於己

在己者有以及於人亦兼由禹在內於理固爾而能極盡其量者則惟舜為然故此章文法如累臺然一層高一層至舜而地位乃極末節自是統承推言以致其嚮往之意言舜而由禹在其籠罩中故慶源說云知舜之與人為善則禹與子路之與人為善亦從可知此最渾括其他新舊諸說紛紛謂末節合論三人者由於不審總註之第樂言其理而非竟以由禹舜五人可等量而齊觀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



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

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

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

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汚也

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

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合趙氏說文二已語助辭蒙引此條說以解一屑字

深去不立於惡人之朝不但非其君不事並亦不立其朝

不與惡人言不但非其友不友並亦不與之言○鄉人又

未至於惡人推惡惡之心至此者極言之也○深一節推

孟子推之也思伯夷自思見得如此也○條辨自非其君

不事至坐於塗炭是述其行事如此自推惡惡之心至不

屑就已是因其行事而推其心如此然在孟子亦不重分

別他行事與其心只是一層推進一層至惡惡到盡頭而

後已耳○諸侯善其辭命而至亦是孟子推他若將浼之

故必至於此或以是故字疑伯夷當實有是事者非是○

語類不屑就註云屑潔也潔猶美也苟以其辭命禮意之

美而就之是切切於是也然而其難有善其辭命而至者

亦不屑就而况不道而無禮者固速去之矣世之所謂清

者不就惡人耳若善辭命而求者固有時而就之惟伯夷

不然此其所以為聖之清也○柳下惠不屑之意亦然○條

辨清到此地分明有一隘字在

故後緊承而斷之曰伯夷隘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

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

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



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祖音但。錫音錫。裸魯果反。程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

詭類不隱賢謂不隱避其賢如已當廉却以利自汗已當

勇却以怯自處之類乃是隱賢是枉道也。○進不隱賢使

是必以其道人所見不肯盡發出便是枉道。○文集問

註謂不枉道竊疑下文必以其道意莫重疊否曰兩句相

承只作一意遺佚放棄也。○困也。憫憂也。蒙引不差汗若

讀文勢然也。○也。然進不隱賢而必以其道必以其道則未免遺佚。爾為

既窮矣。然遺佚而不怨既窮而不憫既窮深於遺佚。爾為

爾至焉能况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程露身也。

難袒裼裸程在於我側分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與之偕

明是不將人做人看了。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與之偕

指爾為爾者言祖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條辨進不隱賢必

不自失耳。只帶說却。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正見他由由與偕。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得去留總是一般不屑去是不以去為潔而必切切於去

猶夫不以就為潔而必切切於就也。天下之大更無一足

當其脾睨其為玩世可知。○條辨不差汗君不卑小官是

把進不當事了。至遺佚不怨既窮不憫是。把進亦不當事

了。袒裼裸程不能免是。把世人都。不當事了。亦是一節深

說一節直至援而止之而止和到此地位分明有一不恭

字在矣。故後繫承而。斷之曰柳下惠不恭。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

不卑二句非又另說他介也而不自失亦只是上由由與

之偕意亦非重介說也。今形容他和之極而至於不恭亦

必帶此意者。蓋和比不得清無此作骨子便失却聖人本

分也。若重介說則不得孟子本意矣。○不自失猶云但不

自失耳。只帶說却。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正見他由由與偕。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得去留總是一般不屑去是不以去為潔而必切切於去

猶夫不以就為潔而必切切於就也。天下之大更無一足

當其脾睨其為玩世可知。○條辨不差汗君不卑小官是

把進不當事了。至遺佚不怨既窮不憫是。把進亦不當事

了。袒裼裸程不能免是。把世人都。不當事了。亦是一節深

說一節直至援而止之而止和到此地位分明有一不恭

字在矣。故後繫承而。斷之曰柳下惠不恭。



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精義伊川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非是取

疵夷惠之語其弊至此楊氏曰伯夷柳下惠之風聞之者莫不興起故可為百世師至其流風之弊隘與不恭則君子不由也伊氏曰夷惠之清和聖人清和也而其流之弊必至於隘與不恭故孟子立教拔其本而塞其源或問精義諸說皆以為隘與不恭非夷惠之過乃其流之弊耳子之說不然何也曰諸先生之意厚矣然以孟子之言考之則恐其意未必果然也○語類夷隘惠不恭不必言效之而不至者其弊乃如此只二子所為已有此弊矣○伯夷自是有隘處柳下惠自是有不恭處○問明道云此非取疵夷惠之語言其弊必至於此今觀伯夷與惡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則伯夷果似隘者柳下惠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柳下惠果似不恭者豈得謂其弊必至於此哉曰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如此孟子恐後人以隘為清以不恭為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文集問如伯夷之清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為聖之

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缺處才有欠缺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說未流如此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好處然十分只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偏處了○四書通道惟中則無弊夷惠不合乎中庸之道故君子所不由夫子之道大中至正之準故孟子所願學○存疑不由其道是不由其清和崇引謂可由其清不可由其隘可由其和不可由其不恭非是蓋夷之清便有隘之弊惠之和便有不恭之弊非清和之外又有隘不恭也○我既曰君子不由矣他日又以為百世之師何也蓋彼處辨頑懦鄙薄之夫而言則蓋桂夫黃去病尤提此為學道之君子而言非大中至正不可為典帶此其所以必願學孔子也





